

新中國文藝叢書

保留本

# 上元鏜

施蟄存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上元鐙▼

實價大洋六角半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施 塾 存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排版者 上海蒙古路北公益里十二號  
建華排字所

印刷者 上海虹口鄞脫路周家嘴路口  
華國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 上元燈改編再版自序

上元燈是我第一個短篇集。在此以前，也曾寫過幾個短篇，甚至也曾刊行過一二種單行本，但自己覺得成績太差了，所以很不願意再提起牠們。

但這並不是說上元燈一集是自己所認為滿意的。一個作者——諸君，我底意思是祇指示那些從事於寫作的人，大概總有悔其少作的經驗。我也未能免乎此。到了如今，對於初版的上元燈，我就已覺得許多不能躊躇滿志的地方。所以，在這再版的機會，我已將最覺得自己失笑的牧歌一篇刪去，此外妻之生辰及梅雨之夕二篇，因為預備編入兩個別的集子中，也抽出了。另外加上三篇新作。但將來說不定也會得再有所不滿意的。

至於三篇新作——舊夢桃園詩人都是我在前年寫原有的幾篇小說時所未會產生的題材，現在因為補缺之故，自己以為將承襲了從前寫其餘幾篇時的情緒，將牠們寫

出來。但我是失敗了。究竟此中已距離了好久，當時的一種情緒已經漸就泯滅，我不再能夠寫到如周夫人栗芋那樣舒緩的文章了。

新作雖然不見得好，但對於這樣的改編，我想一定是爲謬愛初版上元鐙的讀者所願意的。因爲在初版上元鐙中，僅僅十個短篇，我們就可以分作五組：牧歌一篇自成一組，妻之生辰一篇又成一組，梅雨之夕又成一組，此外則上元鐙周夫人扇三篇成一組，漁人何長慶宏智法師底出家栗芋閱行秋日紀事四篇合成一組。如是一分，就顯得內容的龐雜了。今改編一過，則就全書各篇風格言，祇有並不距離得很遠的兩組，似乎整潔得多。

初版上元鐙在水沫書店出版以後，頗有許多讀者來函獎飾。我除了感覺到慚汗和自己努力外，一向沒有可以報答的地方。現在特在這裏致謝一下。至於本書之能夠使我得到改編問世的機緣，那當然是應該致謝徐調孚先生的了。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施塾存。

# 上元鐙目次

扇子	一
上元鐙	一九
周夫人	三一
舊夢	四五
桃園	六六
漁人何長慶	八二
栗辛	一〇七
閔行秋日紀事	一二二
詩人	一四五

宏智法師底出家……………一六四

## 扇子

天氣熱起來了，男的女的底手裏，出門時都搖着扇子了。將穿敝了的一件夾衫換去了身之後，我也想起：這時令是可以帶了扇子出門了。記得去年曾用過的那柄有朋友葉君寫着秦少游望海潮詞的福州漆骨摺扇還並不破舊，中秋以後，將牠隨便放進了那隻堆存舊扇秃筆的櫥抽屜裏，不知如今還可以用品否。現在是百物昂貴的時候，一副起碼的粗粗地製成的扇骨，配上一頁白扇面，也得要半塊錢呢。如果去年的舊物，還拿得出去用的話，何必再去買新的呢。

開了那只久閉了的櫥抽屜，把塵封了的什物翻檢了半晌，一個小紙包裹的是記不起那年代收下來的鳳仙花籽，一個紙匣裏的是用舊了的筆尖，還有一枚人家寫給父親的舊信封裏卻藏着許多大清郵票，此外，還有幾付殘破的扇骨，一個陳曼生的細硯，倒是

精緻的文房具。再底下，唉，這個東西還存在嗎！一時間真不禁有些悠遠的惆悵。

那是安眠在抽屜底上的，棉紙封袋裏的一柄茜色輕紗的團扇。

現在，都會裏的女士是隨處都有電扇底涼風可以吹拂她們的玉體，而白晝沒有電氣的內地的城市裏的女士是流行着雀羽的扇子了。團扇，當然是過了時，市面上早已沒有了這一注貨色，年紀輕的後生，恐怕祇好在舊時代的畫本中去端詳一個美人底揮着團扇的恣態了。

我之看見了舊藏的團扇而惆悵，倒並不是因為牠底過時，一種扇子底過時，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之所以覺得惆悵，祇是爲了這一柄團扇是於我有些瓜葛的。

那還是住在蘇州的少年時候的事哩。

父親因爲要到師範學堂做監督而全家遷蘇的那一年，我才只九歲。到蘇州之後的第一個月，我記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庫巷裏的租住屋裏，不敢出外，因爲我不會說蘇州話，人家說話，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許多的說蘇州話的小朋友接觸，那是父親送我進附屬小學繼續讀書的第一天。先一夜，父親說：「阿寧，明天又要讀書去了。」

我說：「那裏去讀書？」

父親說：「附屬小學就在師範學堂對面，放了夜學你還好來看我呢。我已經去和學校裏的先生說好了，原舊是三年級……」他又回過頭去對母親說：「將來阿寧可以住到我學堂裏去，省得每天來來去去的走。」

母親笑笑，沒有加以可否。我心裏也木然，因為住在家裏和母親一處和住在學堂裏和父親一處，在我是都願意的。

語言底難題又來到我心裏，我癡想着：一羣男女小同學在種着花的學校園裏環繞着我，笑着我底家鄉話。

過了一會，母親笑着說：「阿寧，爲什麼發着呆，爲了明朝要進學堂去，所以不高興着麼？」

我一聲也不響，呆想着。年老的唐媽在旁邊，又唱起她慣用的嘲笑我的歌詞：「賴學精，稱稱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說：「誰想懶學呀，爲的是怕說起話來給人家笑呀，況且，況且！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走進陌生的學堂裏去，叫我怎麼好呢。」

父親就說：「有什麼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隨他們好了，過了三個月你一定也會得說蘇州話。如果說沒有人認得，那麼明朝可以和對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明朝早上我帶你去認識認識，搭個小朋友，以後也好一同作伴兒早出晚歸，便當些。」

這樣，於是在進學堂的那天早晨，我認識了生平第一個女朋友金樹珍。惜官底名字是樹玉是她底小兩歲的弟弟。

在能說蘇州話之前，很奇怪地，對了她，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說着家鄉的土話，而且說得很多，很瑣屑。我告訴她城隍山底風景怎樣好，西湖怎樣好——其實那個時候的西湖，還是很荒寒的，而我也祇跟了父親，從清波門出去約略地玩了一玩而已。我在家鄉的小

學堂裏讀的是那幾本書，父親有怎樣幾本有好看的圖畫的書。她不能全懂地聽着我底奇怪的鄉音，不時地微笑着，但我並不覺得如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的時候所想像着那樣的臉紅。

到我能夠自由地說蘇州話，我和她，當然還和她底弟弟，已經因為同級同學，鄰居，兩重關係而成爲很親密的朋友了。我之所以後來不願意住到父親學堂裏去，如今回想起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但那時卻並沒意識地覺察到這種心緒，只說是爲了要陪伴母親。

一年一年地，無知的童年如燕羽似地掠過了。我在學堂裏，除了他們姊弟之外，不會有過第三個朋友，每天，除了睡到我底小床上去的夜間和吃飯的時間之外，不會有過和他們倆分離的時候。於是到了第五年了。我們是在高等第四級。

如果這一年不遺留這一柄團扇給我，現在我還能夠想念起她嗎？我底回憶還能不能捉到一個起因而曼衍開去嗎？

那時候的學制，兩級的小學堂是男女兼收的，但中學堂卻男女分校了，高等第四級是兩級小學底最末一年，我因此常覺得心裏不寧靜，爲的是暑假畢業後，如果我依照着父親底主意，升學進草橋中學或師範學堂，而她依照着她底父親底主意，輟學家居，便失去了許多親近的機會。那一種心緒，雖然還不會懂得就是現在所謂戀愛底苦悶，但卻時常感覺到有一個空虛的生涯將要來了似的煩亂。

於是，顯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敗了。

我素來是個好勝的人，但那時候並不覺得是羞恥。我甚至還希望她和我一樣的對於功課怠惰下去，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級一年，也是願意的呀，那時候的心情，便是留級到三年，四年，五年，只要她也繼續地和我同學下去，也都是高興的。一年一度地讀着同樣的書本，只要有着她在課室裏，也就好似誦讀着新的書了。

但是，她說留級是可羞的事，如果我真的連畢業考試也失敗了，在她畢業之後，她將不再和我繼續做朋友，也不許我到她家裏去，就是託名去看她底弟弟，她也是要叫阿翠

趕我出大門的，因為她看輕不用功的人。

我底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原來是因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

於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佈出來。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燈下整理功課了。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幾個清朗的晚間，她和她底弟弟常在晚飯之後差了他們底阿翠過來叫我帶了書本去和他們一同溫理，而我便一定會得由唐媽管領着在月光下穿過清靜的街走進她家底廣漆牆門去。

一夜，月亮光光地，好像是五月望日底前後，天氣是如現在一樣的沉悶。因為距離大考祇有三四夜了，攢集着童稚的頭在燈光下溫習那最覺得艱難的理科書，不知不覺地夜已很深了。

收拾了書本，將要喊在廂房裏和她家的女僕們說閒話的唐媽的時候，一點亮綠的螢火悠悠地從窗外的簾隙間穿過，在空中搖盪了一會，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簷。

她叫喊着『撲呀，撲呀』的時候，流螢早已曳着微光從牆東隱逝了去。

「今夜月亮很好呀，園裏一定有許多的螢火蟲，何不去看看呢？」樹玉叫了起來。

月下的園景，忽然浮上我腦裏來了，我真想着這個時候，牆外的她家底小花園是一定有很好的風景的。茅亭裏的花磁凳上去坐坐，亂噪着青蛙的淺池邊去站一會兒，還那裏會想起回家去睡覺呢。那時候，我知道的，從她凝神着的眼光裏，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動着月下的園景，她一定是在想去採擷些夜來香，橙子花，或石榴花；想到假山石旁邊去看月華和浮雲，想去聽青草叢裏的蛙跳進池水裏去的聲音和螻蛄底聲音，想看看從茅亭底頂上飛出來的蝙蝠或是那些像水上的柳葉似地飄浮着的螢火。

「去呀，你不要回去了，叫唐媽回去罷，你住在我們家裏去玩花園，夜裏和弟弟睡……」她伸起手來，不完全地說，眉宇間滿含着歡喜和最高的興緻。說完了，又飛步搶到房間裏來告訴她底母親。

結果是由她們把唐媽打發回家，我是不由分說地被留住了。

三個人由阿翠陪伴着，開了八角門，走進了花園。夜色果然是清麗萬分，到如今回想

起來，也彷彿如在目前似的。但那時對於這種園景，倒並不會有特別的愛好和留戀，因為並不會想到此後是永不會有機緣再在這個園裏作愜心的夜遊。

那時所留戀和愛好的仍是她，我故意走在她身邊，或前一步，或依近着她並肩而走。青春底愛慾在我心中萌動着，但並不會自覺。樹玉膽子較小，不敢前行，祇跟着在我們後面。阿翠雖然年紀比我們大幾歲，但也還是有着童稚的心，她一路攬着花草，若即若離地同行。三條纖細的人影在草路上的花葉影間伸過去，在茅亭裏逗遛一會，在池塘邊也靜立一會，看看水中的月影，都覺得並無什麼話可以說。蛙從草叢中驚竄到水裏去，蝙蝠亂飛，榆樹上的巢中的烏鴉也在對着明月啞啞地啼起來，垂柳被月光篩着，如同織成了的魔網，螢火出沒在草堆裏。風景如此，我悄悄地凝看着她，黑的發光的眸子，小小的薄嘴唇，臉，耳，纖削的肩頭，都如有魅力似地深印在我心上了。

「扇子有嗎？拿來撲螢火蟲呀。」樹玉在一個小花架邊喊起來，原來那裏正有三四點螢火在流動。這時候，我才看見她手裏還帶一柄團扇。

直到後來能讀唐詩的時候，才知道「輕羅小扇撲流螢」這一番情景是早有古詩人低徊詠嘆過一番了。

螢是終於沒有撲到，但人卻全疲乏了。參差地繞行着蜿蜒的小徑，雖然不說明，但各人都想着回進去了。緩步之間，絮絮地又說了許多的話，我很記得，從品評同學底學問說到考試，又支衍開去說到先生底公正和偏私，隨後又歸結到我們自己。

「書都還沒有溫習好呢，不知能夠考得出來嗎？」樹玉第一個煩惱着。

「還有二三天好溫習呢，怕什麼呀。」我說。

她微笑着，在月光中我看得見，很清楚，是可愛的微笑。但我又知道，她底意思是頗有些譏諷的，她好像說：「怕又要像春季小考那樣的落第了。」

我自己覺得臉上熱起來，很有些害羞了：「但我是恐怕一定不會及格的。」

說着這樣的話，雖則動機是想掩飾剛才的誇大的失言，但說出口了之後，好像感覺到自己是真的要被留級了似的，心中忐忑不寧起來了。自己私下考問着自己，算術能夠



及格嗎？英文的生字都記熟了嗎？歷史和地理溫習得怎麼了？自己以為最不成問題的作文，會不會臨時寫不起來呀？要是不能畢業的話，唉！別的倒不成問題，只是此地可自己也沒臉兒走進來了。

這樣凝想着的時候，卻不留意到她正在窺伺着我。她將柔細的肘子觸一觸我底手臂：

「想什麼呀？」她問。

「我怕真的要不能畢業呢！」我躊躇地說。

「畢業的人都有獎賞的，校長室裏的桌子上排滿了許多書，筆，畫圖顏色，還有許多許多東西，看見了沒有呀？」樹玉得意地說。

但我是愈煩悶了。此時想來，真不懂那時候何以真會得有這樣幼稚的懊惱，但在那時候，這卻真成如一樁重大的心事。

「我是一樣也拿不到的，你們去多拿些罷。」我說着這樣的俏皮話。同時心裏也真感

受到不會得到那許多獎品中的任何一種的煩悶。

她於是又用一瞥似憐憫又似懷疑的眼波斜睨着我，因為那時候我們剛並行着，唉！樹珍我是直到如今，成年以後，不會再看見過一縷和你那時底相似的眼光，因為那是如何地天真啊！

我看她，在從簇叢叢中洩漏下來的月色中，憫然了好一會兒，她說：

「寧，你如果畢業了，我也獎一樣東西給你好不好？」

我不很清楚她何以忽然有了這樣一種思想，她何以說要獎給我一樣東西呢？在她這樣純粹的童稚的心裏難道是想對於我有什麼獎勵嗎？這是在我到如今也還是一個神祕。

但那時候，她是說得很端莊似的。

「你說要獎給我什麼東西呢？」我問。

「獎獎一樣好東西。」她笑着說，舉起手裏的那柄團扇來，「這個好不好？」

「這個嗎？我沒有用呀……」雖然這樣地說，但心裏是很想要這柄精緻的繪着古裝美人而又寫着什麼詩詞的羅扇。

「讓我看看吧，」我伸着手想去接了來。

「啊不……」她退了一步。

我曾在那時候有些踉蹌地覺得失望，而同時想獲得的心卻大大地激動起來，我發了小時候的老脾氣，撇着嘴不發一聲地走着，走着，就是這樣地進了八角門。

在門邊，她歉然地說：「生氣了嗎？寧，畢業了給你呀，不可以等一等嗎？」

固然一則是爲了等不及，但同時也爲了怕真的要不能畢業。學堂裏的獎品不能得到，在我是無關重要的，而這柄已允許了給我的她底團扇之終於不能獲得，倒真是有些兒不愜心的。

月光穿過了方格子窗而照滿了的小床上，樹玉是沉沉入睡了，而我，至今也當然不

曾忘記稚氣的腦海中，整夜地浮盪着的是我底小情侶所曾應許給我的羅扇！

在朦朧中，我夢見月宮裏飛下來的如蛺蝶似的東西，是許多團扇，飄也飄的在我周遭飛舞着，但我是雖然用了許多的精力，伸着手向空中，卻一柄也抓不到，我是站立在禮堂外面的欄杆旁邊，禮堂裏排列了坐着的是同學和先生們，所有的先生都一齊坐着，穿着馬褂，禮堂中間的桌子上，陳列着許多獎品。不知道什麼人告訴我說這是正在行畢業禮，懂得了這個之後，果然看見那個長鬚鬚的校長正在把那一樣樣可愛的東西分給同學們，纔不出字母的婁兆麟也有份兒，他們對着我笑，但我卻沒有。我氣苦着，我流着被羞辱的眼淚，但並沒有想走進去。而蛺蝶似的飛流着的扇子依然在四周旋繞……

直到我哭醒轉來。

蝸壳窗上還並不很亮，太陽似乎還沒有出來呢，樹玉還沒有醒，我就起來了。我害羞不敢招呼她家底女傭打洗臉水，只是默默地又悄悄地躡足走出房來，半晒着陽光的樹枝上雀子噪着，玉簪花底白面上點着露水的淚，院子裏是靜悄悄地。

走進書房，心想把功課趁這清早的時間溫理一些。但是首先看見的在書桌上的東西，不是書，不是文房具……是曾經想了一夜的團扇呀！

即使是剛在萌芽着的青春的愛慾也會得將蒙昧的雲翳遮住了人底理智，我便是爲了這個原故，用天真的乾淨的手，爲了她的關係，自主地從桌子上取了她底團扇。

托詞說是要回到家裏去用早膳，堅辭了阿翠底邀留，我把這柄蒙了戀愛之昏的羅扇夾在書包裏，忽忽地回到家裏。心中祇覺得快活。

\*

\*

\*

\*

雖則年輕，理智也畢竟漸漸地回轉來了。當她和她底弟弟來邀我一同進學堂去的時候，我心裏會是很不寧靜着。應該告訴她嗎？我所曾做成了的罪惡？她好像還不會知道似的：她難道今天沒有想起帶扇子嗎？……我心裏躊躇着，自己也甚至不敢帶了自己底摺扇上學去，爲的是怕她看見了之後，想念起她自己底扇子來。

但是走在路上時，心裏總煩亂着，自己想：『寧，你是從不會偷竊過人家底東西呀！』

於是，在沒有走到學堂之前，我到底說了出來，裝着苦悶的笑臉：「樹珍，你底團扇呢？」

「啲呀，忘卻了呢！」她想起來，但已經快到學堂了。

「回家去也是尋不到的，我——」

「怎麼，你——」

「在我家裏了……」

「呀，你拿去了嗎？快還我啊，我沒有肯給你哪……你是不應該的。」

她凝視着我，用了譴責的眼光。

我守着沉默，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她是這樣地詞嚴理正！

她，也好像抑鬱得很，整天地寂靜着，時常用那責備的眼波看着我，沒有和我談話；也絕沒有和我笑過一笑。樹玉也甚至學着他姊姊的樣。於是我被輕視了一日，從沒有那天似的難過啊！

散學回家，我是決定取出這柄爲贖物的扇子來還給她了。我拿了這柄團扇，心裏不

免有些不捨似地，一步一捱地到她家裏。

她用懷疑和驚異的眼光看着我，我趑趄地在她面前。

「還你。」

她似乎笑了，又似乎眼睛裏含着些淚，我不解，即使到了如今，如她那時這樣的童年，何以居然能夠眼眶裏有着這種感動情緒的淚呢？

她伸出小小的白手來收了那精雅的她的扇子，但我卻眼淚流出眶外了。

靜默了一會，她老是看着我。

使我出於意外的是她再將這柄扇子遞向着我，破了愁顏，靦然一笑，說：

「你喜歡牠嗎？送給了你罷。」

我確會癡呆地不知所措了一會兒，在我單純的心裏，確曾有一時猜不到她這個舉動是什麼意思，但結末是感謝地收下了這個紀念物。

我並且還大大地感動着。

我所驚奇的是何以她竟有這樣的理解：她不願意我負了竊盜的罪名，而終於使我獲得了愛物。這樣的處理，是我至今還佩服着，感激着的。她不是一個能幹的女子嗎？是的，誰敢說不是呢？

畢業之後的辛亥革命使我隨着父親離開了蘇州，睽違了她，到如今是這樣地年久了。祇在間接的消息中，每年兩三次地得知了她底生活。她是嫁人了，而且有了孩子，在她底認識的人底口碑中，她依然是一個能幹的，善良的，美麗的女子。

而我，性格仍是小時候那樣，過盡了青春，到了如現在這樣的可煩惱的中年，祇在對着這小時候的友情底紀念物而抽理出感傷的回憶，天啊！能夠再讓我重演青春的浪漫故事嗎？



## 上元燈

十三日

孩子們都在忙忙碌碌的把他們在鬧市裏買來的各式花燈點上。天色已傍晚了。一陣一陣的冥鴉在天井上飛過，看見這些紅紅綠綠的兔子燈，馬頭燈，被這般高興的孩子們牽着耍，也準得要覺得滿心歡喜地歸到牠們的平鋪着天鵝絨的巢中消度這個燈節。

忽然間，我想起前幾天正聽說她在忙着紮花燈，此時想必早已完工，滿掛在她書室中了。自從初四那一天我曾到她家去拜年以後，就沒有看見她過。我想借着看燈的原由去看她一遭也好。

打定了主意之後，不由的俯下頭來向我身上一瞧。咳！

我走入內室，媽正坐着啜茶，我說：「媽，我要換一件袍子穿。」

「我原叫你穿那件新袍子，誰叫你不願意！」媽說。

「那件新袍子顏色淺得奇難看，誰肯穿着出去吃人家訕笑！」

「誰會訕笑你？你還不是嶄新的杭綢皮袍，比你身上這件脫了線脚的舊袍子好看得多，我看你還是穿了出去罷，你又沒有第三件皮袍子。」

媽這樣誠懇的說。

她強披上了新袍子，趑趑起起的穿過了幾條小巷——只因爲我不敢走大街，來到她家。照例招呼了她的母親和她家諸人，便走入了她的書房。她正在掛她自製的花鏡，紙的，紗的，綢的，倒也不下十多個，也有六角形的，也有方的，也有鯨魚式的，果然奪目得很。她這時高高的站在一只方檯上，手中提了一只綵鏡，紮成一座高樓的形式，正將牠掛在中間。她看見我便從檯上跳了下來：她原是從來就那樣的可愛。她笑盈盈的說：「你來看鏡嗎？你看我這許多鏡那一架最好。」

我約略將這許多燈都看了一遍；實在我以為都是紮得非常精巧，沒奈何，指定了她手中的那一座樓式紗燈。

『你說這一架最好嗎！』她將那架燈提高了些說。

我說：『可不是這架最精緻！』

她很得意似的道：『這架果然不算壞，可是最精緻的還輪不到牠呢！』

她說着不住地將兩縷柔黑的眼波瀏覽她底成績，最後轉看着我，她此時似乎得意極了，這般多情的天真啊！

我便問她那一架燈是最精緻的；她只是抿着朱脣淺笑，指着她手中的鏡，她說：『你猜，我這架鏡替牠取個什麼名字？』

『我可猜不出你替牠取了怎樣雅緻的名字。』

『我叫牠做「玉樓春」，你看好不好？』

她這般說，臉上現出一派天真的愉快的驕矜，

「好，我早就猜着你準是替牠取了一個雅緻的名字。過了元宵，你該將這架鐙送給我。」

「爲什麼我該送給你這架鐙？」她又笑着說。

「這架鐙要是不該送給我的，爲什麼你將牠繫得這樣精緻？」我也微笑着向她說，害她臉上薄薄的飛上了一陣紅霞。

她俯首將她的「玉樓春」撥弄了些時，才抬起頭來；我看她還有些餘霞未褪。她說：「爲什麼此刻你不要拿去，卻要待過了元宵？」

「我家裏也沒有什麼精巧的鐙能一齊掛起來欣賞；橫豎掛在你這裏，我也一樣看得。還是掛在你這裏格外有趣味些。」我如此答她。她沉吟了半晌說：

「好過了元宵節你準來摘了去罷。」

「謝謝你！」我謝了她使她又害羞了她。一瞥眼看見我穿着這樣一件淺色的皮袍，便說：「你爲甚穿着這件袍子，怪刺眼的？還是穿那件舊的好。」

我輕輕的向她嘆了一聲。她也不再說什麼，依舊將兩縷眼波注視着我。啊！我懂得她的表情；我是如何難受！

我們沉靜了一刻兒，我便分別了。

十四日

下午四點多鐘，我偷閒又到她家。走進她的書房，一眼看見她的表兄在與她閒談；含糊的招呼了之後，便默默的坐下。偏是他刺刺不休地與她多說，冷落得我一點沒有與她談話的機會；但我既然來了，卻也不甘就走，只好抑鬱地閒坐着。

好容易她母親在內室叫了他去。她便移着一縷懊惱的眼波向我：

『多討厭，嚕嚕嚕地強要人與他談天怪不耐煩的！』

我但向她微笑，也不便多說什麼。她問我：『今天不穿那新袍子了嗎？』

我笑着道：『遵你的命，所以不穿了。』

這時我才有閒心去瀏覽她的花鏡——在十多個鏡中間卻遍尋不到昨天的那架「玉樓春」不覺得納罕。我便問她「玉樓春」在那裏。

「早給他摘了去了。」她很簡約地答我。

「誰摘了去？是你表兄嗎？爲什麼你失約於我？」我很急切的問。

「我又不存心失約，我何嘗不竭力想留着給你，可奈他執拗着要，涎着臉向我討；媽又偏說換一架八角鏡給你，他便不由我分說地強摘了去，叫我也奈何他們不得。」她這樣斷斷續續的說，聲音顫抖得怪傷心的。

我只覺得有些懊惱，默默地坐在椅上，也不打話。我暗自沉思，愈想愈覺得不自在。我自言自語地說：「祇差了一條……」

她忽然站起身來，走到我所坐的椅旁另一椅上坐了；她臉向着我：

「你在說什麼？」她很急切地問我。

我爲煩惱的神經所刺激，說：「我祇差了一項條件：我不像人家能穿着綉獅袍子

博得許多方便。我這般衣著的人便連一架花鐙的福分也沒處消受！」

我這樣憤激地說，她早就兩個眼眶中充滿了欲墮不墮的珠淚。她將手帕掩拭着眼淚，身子漸漸地靠近了我，低低地說：『你爲什麼說這些話？你想我何曾有一天因爲你的衣著而冷淡你那架「玉樓春」？也不是我存心要送給他，你也得諒我處的地位。你想我難道爲這些事而使媽生氣嗎？況且如果我今天將那架鐙執拗着要留給你，也要聽媽的絮聒，反而使你將來不方便，你難道不懂得嗎？』

她這樣的說，我有些懊悔不該這樣說得使她傷心了。

但總含着這一段煩惱。我對着花鐙，對着她，不覺得飄落些眼淚。過了半晌，她斷斷續續地說：『不要爲什麼條件而煩惱罷！』

她的表兄來了，我們掩飾地各自拭去了淚痕，沒精打彩地胡亂敷衍了一陣。看看天色已晚，我便想走。她邀着我在她家晚飯，我便堅辭了出來；走到儀門還見她在高聲地說：

## 『明天來吃元宵！』

獨自打從小巷中回去，眼前一片的花燈在浮動，心中也不覺得是歡喜，是憂鬱，祇想起了李義山的傷心詩句；我走着吟着：

## 『珠箔飄燈獨自歸。』

十五日

想昨天的事情，真夠我傷心。她會叫我去吃元宵，還是去呢？不去飯後我躊躇了半晌，決定了姑且去走一遭。到她家，幸喜她表兄已去，她母親也不在家；我們能有安閒的機會談天。

才坐下，她便問我昨晚何以不肯吃了晚飯走。

我說：『我那裏願意和你表兄同桌？假如我昨晚在此吃飯，準聽見他和你媽兩個人的冷嘲；不用說我不能聽，便是你怕也一百二十分的難受。』



她沉吟着也不則一聲；我看她胸部一起一伏地呼吸似乎異常的緊張。她徐徐地說：「我本想等飯後他去了再給你一個鐘作是「玉樓春」的補償品，卻不知道你不願意在這裏吃夜飯，忽忽的便走了……其實……其實你還是不吃飯好。」

「什麼，他們昨晚說些了什麼？」我問她。

「他們說什麼呢！左右不過是些聽不進的話。」

我很想聽他們究竟在背後說我些什麼。我又問她：

「他們究竟說我什麼？」

「我不願意說給你聽……說起我該得告訴你……昨天……昨天他竟向我說了……」她說着將兩眼深深的注視我。

「他向你說什麼？」我問。

「你想說什麼？」她以為我故意那樣問她，所以很不好意思地答我。

於是我明白了，不覺的心中跳踴得很猛烈。我急急的問：

「你如何答他？」

「我也用不着答他，拒絕了就完了。」她很堅決似的說。

「真個拒絕了？」

「我爲什麼要騙你爲此事昨晚媽還批評了我好些，我也由她。」

「那麼如果你媽要勉強你，怎麼辦呢？」我問。

「由他們，我總是拒絕！」她如是地答我，兩眼注視着我，含着一縷隱現的笑紋；她將她的身子移近了我。我垂頭坐着，在竭力的搜索。但卻不明白我究在搜索些什麼。我們又沉默了一會兒；呼吸都很短促。不多時，她站起身來，招呼我道：「來，我給你一件東西。」說着，她在前走着，出了書房。我便隨着她。她引我上樓，到了她的臥室，以前我從沒有機會來過。我還未曾將她的精美的臥室瀏覽清楚，她已指着中間掛着的一架淡青紗鏡問我道：

「你看，我留了這架最精緻的鏡給你好嗎？」

我看那架鏡果然比「玉樓春」精緻得多。四面都畫着工筆的孩童迎鏡戲，十分的古

雅。我說：『好，這個給我也好。』

她很快活的道：『你看比「玉樓春」如何？我這畫是仿南宋畫院本畫起來的，足足費了我兩天工夫呢。』

『這個比「玉樓春」自然要精緻得多。』我說着便將鏡摘了下來。『此刻我再不摘去，明天又要不得到手了。』我又說。

她笑着道：『我這個鏡因此掛在房裏，他那裏能夠摘去！』

我說：『他難道不能來要你這個鏡？』

『我可不準他進我的房。』她正色地說。

『但是爲什麼我可以進來？』我笑問她。

她兩頰不覺得又紅了一陣，低着頭只是不開口。我便將鏡安放在桌上。走到她身旁，輕輕地在她身邊說：『倘若你表兄向你說的話變了是我說的，你可要拒絕也不？』

她猛然間聽我如此說，不覺得有些吃驚，臉上忽然轉成灰白，她抬頭將她的多情的

眼波又瞟了我一次，忽然臉上又升滿了紅霞。她又垂着頭，只是不則一聲。我又輕輕地問：

「你不會拒絕嗎？」

她依然不則一聲，將她的眼波投視着我，旋又移開了去。

吃過了元宵，轉瞬間，天色又晚了。我提了鐙兒與她道別，她說：

「當心着別將鐙撞損了。」

含着笑眼看着她，我說：

「即使這個鐙兒全壞了，我也不可惜，因為今天我得到的真太多了。」

她紅着臉送我到門邊，我也不記得如何與她分別。我走熱鬧的大街回家，提着青紗彩畫的鐙兒，很光榮地回家。在路上，我以爲我已是一個受人歡頌的勝利者了。

但是，低下頭去，一眼看見了我這件舊衣服，又不覺的輕輕地太息。

## 周夫人

一個人回想起往事的事，總會覺得有些甜的，酸的或矇矓的味兒——雖則在當時或許竟沒有一些意思。再說，人常在憶念青年時的浪漫史，頗有些人在老年時或中年時替牠們垂淚。我們的喜歡讀小說的朋友，現在是有機會能讀到史篤母的茵夢湖了。那就是描述老年人回憶青年時切心的浪漫史的一種強有力的著作。然而，在我想，青年時的任何遭際，都有在將來發生同樣有力的追懷的可能性，正不獨一定要在身當其際的時候已自知其爲有長相憶的價值的。咳！在花蕊一般的青年人生，那一椿事不是惘惘然的去經歷<sup>？</sup>然而愈是惘惘然，卻使追憶起來的時候愈覺得惆悵。

31

自從搬家到慈谿來，一轉眼又是十多年了。這四五千日的光陰把我從不知世事的小學生陶鎔成一個飽經甘苦的中年人。我把我的青年在這裏消磨盡，我把我的人事在

這裏一樁樁的做了，姊妹父母現在都已辭謝了這所屋宇，兩幢樓房，當時頗覺得湫隘的，現在是祇賸了我這孤身和女傭了。這個女傭是來了才十個月，她何曾知道我的家事！

我想起了陳媽，就想起了周夫人。

由杭州搬家到這裏的時候，正在十月中旬，忙忙碌碌的佈置了一切家具，才略略的安頓，便又須瑣瑣屑屑的籌備過新年了。一概由父母料理，我是在那時不必如現在一樣的經紀家事的。我從杭州拋下了書包，鎮日價在賞玩我的新環境，結交我的新朋友，當時這房子的四鄰，並沒有如現在這樣多的孩子，因此我於結交新朋友上是很失望的。我每天常在上午看看小說書。那時候，讀者是曉得的，我不會有看感傷的茵夢湖之類的書的福氣，其實也並沒有歡迎這類書的心情，我祇不過看些七俠五義罷了。下午，我便牽了陳媽去逛逛街坊。陳媽是隨着我們從杭州來的，她雖然年紀已有四十五開外，但卻頗高興東鄰西舍的逛耍。她是紹興人，她常常有一個奇怪的名詞在口中，她常把東鄰西舍去逛耍那一回事稱做「搶人家。」

吃過午飯，她洗好了碗盞，便來招呼我道：『微官，我們去搶人家去。』於是我們便一同走了出去。年尾的時光，便如此消磨了去。

新年裏，這個新年，對於我們是更新了。我對於慈谿的風俗，在這個新年裏找到許多與杭州的不同，因此我很有興味的在新年裏到處玩耍。財神日之後一日還是兩日，我是記憶不清了。那天晚上，吃過夜飯，大廳上燈燭輝煌地父親在他的朋友們賭錢。陳媽照例將廚房裏收拾清楚後，便來招呼我出去。

『今夜到那裏去玩呢？』走出門，我便問她。

『要不要到周家去，他家少奶奶常叫我帶你去耍子耍子。』他夾雜了紹興話和杭州音回答我。

『周家，在那裏？』我問。

『就在轉灣小巷裏。』她說。

我也沒多話說，陳媽的計較那時我是很喜歡順從的，所以我也不因為陌生而不依

她的話。我們祇幾十步路便到了周家。大門是虛掩着，我們使自己推開了走進去。屋宇並不比我家大些，也祇不過窄窄的兩間樓屋，帶一個披廂。樓下靠東面的那一間裏，閃亮的燈光下圍聚着許多人，在那裏很快活地嘻笑，嘈雜的聲音這般的尖銳！在我尙未走進去時，已能度料到這屋子裏準都是女子。走了進去，果然桌子四周都是些左近鄰舍人家的女人，正在攢聚着擲狀元骰。

我和陳媽走入屋內，大家便都來招呼。好在一大半人都是已經認識的，倒也不覺得多少陌生。陳媽在衆人中指給我一位穿着得很樸素而精美的夫人道：「這就是周家少奶奶，你就叫一聲乾娘罷。」她如此的介紹。我是鬢齡的不懂事，也便順着口高高興興的叫了一聲「乾娘」，同時陳媽又將我介紹給她：「這就是我們的微官，今天來耍子耍子，認認乾娘。」她說着笑嘻嘻的表現出一種老資格的女傭的丰度。

周夫人將手搭在我的肩上，她仔細的瞧着我。她也沒有話向我說，我也在想她正在思索不出什麼話和我說；至於我，是更不會得先說什麼話的。我輕輕的擺脫了她的手，走



到桌子邊。這一羣姐姐們乾娘們（真的，凡是我上一輩的女人，陳媽總要我叫乾娘）都很喜歡地招呼我擲狀元。於是我便跪在一張小凳上，全個身子撲在桌上地去和她們賭滿堂紅。

喜喜歡歡的抓骰子擲，偶然在燈光裏抬起頭來，屢次看見周夫人在注視着我。一撇眼波中，我看她慈善與美麗的榮光在流動着。九點多鐘，大家意興都逐漸衰下去了。陸續的都告別了走散，祇賸了周夫人和我。陳媽已不知到那裏去了。我高聲地叫着陳媽。她卻在廚房裏和周夫人家的女傭閒談。她隔着個院子在答應我，就走了出來。我說要回家了，周夫人便留我道：

「還早呢，微官，再頑一會去。我和你再擲一會骰子。」

陳媽和房裏的女傭也還沒有談得盡興，此時卻也不想回家，因此她也說：

「還早呢，再隔一會去罷。」

周夫人移過了骰子盤，把牠移近我一些。她仍舊和我對面坐着。我便又抓骰子擲，我

擲到了紅，便讓給她。她一把一把的擲，老是擲不出一顆紅來。我是等得不耐煩了。我想她如此沒有紅丟出來，不如讓給我來罷。因此，我便伸出手去抓骰子，這時候，卻不防她也正在伸出手來想再擲一次，於是我的手和她的便不意在骰子盆上碰着了。她卻不去抓那幾顆骰子，她將我的手一把抓住了。我抬起頭來，她正在微笑地對我瞧看。

天啊！現在我追想着，饒恕我不過是一個天真的孩子！

她一手推開骰子盆，一手拉着我道：

『我們骰子不要擲了，樓上去坐坐罷。』

於是她拿着燈，帶我上樓，走入她的房間。她房間裏陳設的東西並不多，但每一件都是很精緻的，她將燈盞放在床前一只小方桌上，自己便坐在床上。她要我坐，我便在小桌旁一只春凳上坐了。我們都沉靜着。大家都想不出什麼話說。她從桌上糖菓瓶中取出了一些香蕉糖堆在我面前，我也不曉得遜謝，便拈一顆來含了。她問我幾歲了，我回答她十二歲。她又問我在那裏讀書，我說本來在杭州鹽務小學念書，因搬家的緣故，便輟學了，想等

過了燈節再進本地的小學校。這樣地她問一句我答一句，我尋思着想多說幾句話，但是多少的困難！我從來沒有和人家對坐着如大人們一般的攀談過。

她又說：『你爲什麼不早幾天就來，我看見你搬家到這裏，你每天在巷口走出走進，我就很喜歡你。我曾經叫陳媽帶你來玩玩。你爲什麼到今天才來？』

『陳媽沒和我說起過，今晚她才邀我到這裏來。』我含着糖答她。

我是祇不過一個小孩子，天啊！我何曾在那時懂得世界的廣漠呢。我睜着一雙無知的眼瞧着她的嚴肅而整齊的美臉，她卻報我以一撇流轉得如電光一般迅速而刺人的，含着不盡的深心的眼波。天啊！女人的媚態是怎樣的，在那時我是懂得了，雖然我還沒有認識那個字。我思慮了半晌，我也不分明是那一個精靈教給我問她：『周先生不在家嗎？』

她似乎很吃驚的道：『誰要你這樣問我？』

我並沒曉得我這句話問得如何的謬誤，我紅着臉道：

『我自己這樣想着呢。』

她對我凝視了半晌，慢慢地說：

「你不要再問我，周先生早已死了。你看看他的照片罷。」

她說着便從抽屜中拿出了一張照片，遞給我：「你看他像誰？」

我拿那張照片一看，卻是一個年紀和她相差不多的紳士式的青年。我瞧了半晌，也瞧不出究竟像誰。我便不則一聲地將那照片遞還了她。她依舊凝視着我，接去了照片：

「你看像誰？」

「不知道。」我這樣答她。

她微笑着道：「不是很像你麼？」

我是並沒有一面手鏡安放在我臉前；我自己也絲毫沒有覺得我是像這個照片中的周先生。我敢不敢相信地凝着眼看她，我也不預備怎麼樣的答話。

她將照片望了片刻，又向我臉上望着，她並不退坐到床上去。我是被她看得臉上有  
些兒燥熱，我祇得假裝着瞧看四壁懸掛着的鏡屏，我不敢與她的眼光相遇。好一會兒，我

迴轉眼球來，她還在癡望着我。我被她的眼光逼得無奈，向她笑了。她彷彿從深沉的夢裏覺來，把照片依舊藏到抽屜裏去。

「你不是很像他麼？」在開着抽屜的時候，她還這樣說。

「我不覺得，」我這樣答她。

她將一雙手捺住了我的兩個肩膀，她的臉對着我的臉，祇隔了二三寸的空隙。她依舊是那樣的癡望着我。我欲待擺脫了她，但是她的兩手已在逐漸的摟緊我了。她的手從我肩膀上沿着我的項頸一逕棒住了我的兩頰。我是被她這樣的撫弄，這樣的癡望，頗覺得熱得難受。她一回頭看着燈光，更一回頭，我看她臉上全都升滿了紅暈，嬌嫣得如搽勻了胭脂一般，猛不防她用兩臂將我全個身子都摟在她懷裏；她抱住了我退坐到床上，她讓我立着將上半身傾倚在她胸前，啊！天啊！她把她的粉霞般的臉貼上了我的。她在我耳輪邊顫抖地說：

「你不是很像他嗎？」

我是，除了聞到一縷輕淡的香味，一些也沒有旁的感覺，我的心房也並沒有震動過一次，雖然我是很覺得她胸部起伏得利害。我想我母親也常將我抱住在懷裏，但並不這樣的喘息得利害。我是很奇怪她底心神不靜地撫愛真不像母親的那樣和平而自然。

她把我放開了讓我坐在原位上，她拈起一顆糖送在我嘴裏；她從熱水瓶裏斟了一杯開水給我，自己也滿滿的喝了一杯，我看她的臉色愈紅了，眼睛裏彷彿塗上了一個立脫耳的甘油，亮晶晶地在閃掠。她走向窗邊把窗推開了兩扇，便倚在窗檻上望夜天的新月。我含着糖也走過去，在她身旁攀住了窗檻望天郊的景色。她低下頭來輕輕的向我說：『你覺得怎樣？』

『什麼？我不覺得怎樣。』我說。

『你喜歡常常到這裏來玩嗎？』她又問。

『爲什麼不喜歡，陳媽不帶我來，我自己也認得了。』我這樣答她。

『你原是自己來好了。你如果進了學堂，每天放了學便帶了書到我這裏來溫習，我

買了糖菓等候你，你也好陪陪我。」

「這裏沒有別的人嗎？」我問。

「還有一個姐姐，是在杭州教書的，過了十五就要出去，便祇賸了我和秦媽了。你每天來也好熱鬧些。你肯不肯每天來？」她似乎急切的問我。

「假如娘答應我來，我就每天來。」

「我這裏也沒有野孩子，你娘總答應你來的。」

她抬起了頭仰視着天空獨自慢慢地說。

「你看今夜的月亮不是很好玩嗎？」她繼續着。

我也望着月亮，但沒些兒思緒，也不更答話。她以為我在沉思些什麼，望着我癡癡的不則一聲。我迴轉眼光看了她一眼，她便說：

「你回去時你娘要問你在那裏嗎？」

我很簡單的道：「要問的。」

她說：『你怎樣回答呢？』

『我說在周家玩。』

『你不要告訴你娘我給你看照片那些事的。』她又摟抱了我這樣問。

『娘問我時我便告訴。』

『你能不能不告訴呢？』

我遲疑了幾秒鐘道：『你如果不願意我告訴，我便不說也好，我只說在這裏擲骰子好了。』

『那麼你就不要說別的話罷。你只說在這裏擲骰子就是了。』

我是簡單的孩子，我真不明白她說些什麼。我便惘惘地問：

『爲什麼不要我告訴呢？』

『這個現在不告訴你，她怔怔了半晌，慢慢的說：『你如果隔一個禮拜不告訴你娘，將來我就仔細的告訴你。』』



『那麼我就準定不告訴她。』我很天真地答應了她。

陳媽在樓下叫我回家了。我便說了一聲：『我要去了。』想一逕下樓來，但她卻一把又曳住了我道：『你的話真不真的？』

我說：『真的不告訴，誰欺哄你不是人。』

她笑着又和我吻了一下，又說：『你每天要來的呢。』我忽忽地答應了一句便飛奔了  
下樓，隨着陳媽回家。

到處的玩耍，一直到過了燈節我也沒有再到周家去過一回。孩子時的心，原是野馬般的，更何會能知道這裏藏着個祕密呢。上學堂之後才憶起周家的乾娘，問起陳媽，才知道她已因爲小姑和自己的職務關係搬家到杭州去了。臨走的時候，我正在學堂裏念書，她叫陳媽向我說一聲她是在記念我的。

當時童稚的心裏，也並不會起什麼感動。

十多年來，更不會和我這位乾娘再見面一回，而小時候的事，現在卻那一樁不在每日的追念中湧上深宏的波濤。天啊！這般的長夜，讓我在被冷風吹動得格格支支地戰抖的窗櫺邊回想這個小時的史書上的一頁，我是在恍然想起了她那時的心緒，而即使事隔多年，我也還爲她感覺到一些悱惻呢。

## 舊夢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間，我因為有事情到蘇州去，曾偷閒到醋庫巷舊居中去看看。我們所住過的那五間屋子已經租給一個在公安局裏服務的小官吏了。院子裏兩株大桂樹還依舊很繁茂，這使我回想起幼小時，在濃烈的桂花香氣中間，掇了個矮凳兒，坐在樹下翻看父親的那本龐大的「德意志國圖」的情景。房主人仍是那家姓張的。但那個天主要大媳婦浸哈士蟆給他吃的老頭兒，卻已經過世了。這老頭兒，我們都叫他老伯伯，他是很和氣的人。他底花白的長鬚鬚和枕頭邊洋鐵筒裏的糖菓，差不多是這個大牆門裏十餘個小孩子底共同的恩物。聽到說他已經去世了，雖則是意中的事，我倒很感覺惋惜的。他底兒子，那就是我們叫做二伯伯的那個整天躺在床上吸鴉片煙的瘦子，也因為經濟困難的緣故，費了整年的努力，把煙癮戒絕了，現今在上海一家什麼報關行裏當賬席。至

於那個善浸哈士蟆的大媳婦——我們都叫她大孀母，她是個沉默寡言的人，雖然長得比二孀母美麗，但我們都畏懼她，不敢去和她兜搭的。我們都很奇怪，爲什麼她沒有大伯伯，但據門口裁縫店裏的老班娘私下告訴我們的話，則大伯伯早已在我們這一羣小孩子出世以前死了。她終於守不住寡，在她公公死了之後，——這就是說，在她做完了浸哈士蟆的責任之後，不久就再醮了。到現在，他們這份人家，完全由那個我們叫做二孀母的媳婦當家了。

當我沒有走進他們那扇年代久遠的矮門以前，我記憶中髻髻還能看到她當年底姿態。她是個才過三十歲的婦人，裹着小小的脚，走起路來總是那麼孌孌婷婷的。人家說話之中，當面提到了她，她總要臉紅起來。她待人很和氣，我們從大人們底閒話裏，常常聽見對於她底賢慧的好口碑。因此，雖則當時還很幼小，也頗曉得不時地去親近她了。但當我推開了那扇矮門，越過了從前常有一個很大的烏龜爬行着的院子，跨進那闕無一人的客室的時候，聽見了我底故意的高聲咳嗽，從左側的地板房裏出來應客的婦人，卻使

我萬想不到就是她。一方面心中懷疑着這五十歲光景的老婦人是誰呢，一方面卻正在從她底衰老的容顏中搜尋出當年的艷色底遺蹤。我不禁脫口而出地說：

『二孀母嗎？好久不見了。』

她卻並不再認得我。她露着驚異的神情。

『不認得了嗎，二孀母？我是十七年前搬到松江去的微官。』

聽了我底自白，她才恍然大悟地笑起來，點着頭說道：

『噢，說起來我就認識了。真的好久不見了呢。你已經長得這麼大了。』

雖然顯見得已經給辛苦的生活磨鍊得蒼老了，但她底喜悅的神情卻還是和從前一模一樣。她殷勤地請我坐下，給我倒了茶。便開始雜亂無章地探問起我父母底近況，我家在松江的情形，最後又用着一種眷懷往昔的口吻敘說了她家在這十七年來的變遷。在她這一大堆繁瑣的話裏，盡是包含着些對於家道中落，人丁減少，年華老大的感傷，這都是使我聽了不能說一句答話的。她或許很知道像我這樣的年青人是不會喜歡

聽這種喪氣話的，但我很知道，這是如她這樣環境的婦人所不能自制的舉動，不論我聽不聽，在她卻是一種慰安。

兩眼凝看着她，裝着傾聽的神氣的我，心中其實是在驚訝着她從前的那種羞澀靦腆的儀態消逝到那裏去了呢。每一句話裏都含着充分的老練和經驗，臉色又是這樣地嚴肅和沉著，僅僅十七年的歲月，難道會使一個人改變到這樣嗎？要不是想起了我自己已經從小學校的學生變作了中學校的教師這事實，我真會覺得不相信呢。

這樣地暗想之際，她底話題已經轉入到她底兒女了。她說她底女兒已經嫁了人，大兒子在本城的青年會裏當職員，小兒子在閩門外一家洋貨號裏學生意。這些話卻引起了我們對於幼小時的遊伴底回憶。雖然我不曉得她所謂小兒子是誰——這想必是我們搬家以後誕生的，但所謂女兒和大兒子卻都是我那時候的好朋友，她底女兒名字叫作芷芳，大兒子叫作志學。他們又都是我在師範附屬小學裏的同學，芷芳和我是同級的，志學卻比我低一級了。說起了這兩位小伴侶，我眼前便宛然浮上了青梅竹馬時的情狀；我

們曾經一同在學校的操場上打陀螺，滾鐵環，我們曾經在屋後的草場上開運動會，在那東廂房外的小院子裏的那株古松樹底下，我們曾經一同拾過松針。一切瑣碎的記憶都活躍起來了。但我尤其懷念着芷芳，因為她是個美麗的女孩子，而且，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她又是我底初戀者。

我以為這話並未過分。我現在很覺得我對於戀愛的領略是很早的。我從小就廝戀着美麗的女孩子，而芷芳是我唯一的有機會廝戀的人。我怎樣每天早晨去招呼她一同上學，我怎樣常常替她代拿那塊龐大的石板，我怎樣常把做好了的算術題借給她抄錄，這種種印象也頃刻間全都清晰起來了。我心中躍然，很想知道她現在已經嫁給了什麼人，在什麼地方，但即使是這樣沒有多大關係的話，也好像是什麼不道德的事似的，湧上了嘴唇邊，又立即嚙抑下去了。而結果，祇趑趄地問了一句：

「那麼志學每天回來嗎？這裏怪冷靜啊！」

「青年會裏事情很忙，他是住在裏面的。每禮拜六回來一趟，禮拜日早晨就要去做

禮拜的，平常日子就是我一個人在這裏。要不是有鄰舍們來來去去，真是很冷靜的呢。」  
她這樣絮叨地回答。

話題再也搭不到芷芳身上去，而她又絕不再提起芷芳，這使我煩惱了。我恐怕她再說些沒相干的話，便趁這空兒，假作猛然想起似的問道：

「後面那個花園還在嗎？」

「現在不種花了。現在種了些蔬菜，省得買。」

「唔，東角邊的那座亭子還在嗎？」

「前年冬天給大風吹倒了……」

我站起身來，想着花園變作蔬菜園這事實，不覺又動了些感慨。我遂有了到這幼小時每天玩嬉之地去看看的欲望。

「我可以去看看嗎？」

「可以，可以，不過沒有什麼好玩的罷了。」



說着，她扣上了房門，虛掩了長窗，（看着這五間屋裏現在祇有她一個人孤單地住着，每走一走就得要這樣地關門閉戶，我真替她感覺到異樣的寂寞。）拿了個園門鑰匙，陪了我穿過那做廚房的偏屋，開到了那曾經栽蒔過許多美麗的花卉的園裏。我走在前面，所有的小徑還依稀和從前一樣，但兩旁的花圃，卻完全變作一畦一畦的蔬菜了。我很記得，那小假山旁邊，從前是種着一簇薔薇花的，但現在卻搭起了豆棚；牆腳邊一株大柳樹底下，從前是安置着石桌石凳，我們常常在那邊坐着做「官打捉賊」的遊戲的，現在是連那些笨重的石桌石凳都不見了，一片平坦的土地上，蔓生着一個個的大東瓜。園中那株老柿樹倒還在着，一顆顆的大柿還沒有紅意呢。我不禁想起從前因為聽了父親講「蟹報仇」的故事，而實行扮演時的情景：芷芳扮作蟹，匍匐在地上；我因為會上樹的緣故，便扮作採柿的猴子，我將一個頂紅的大柿子丟下去，應該要丟在她背上的，但不巧卻丟在她頭上，害她痛得哭起來，於是我們這故事的扮演也中止了。我這樣地憧憬於舊時的夢境，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到了園盡處的通到小巷裏去的那扇後門了。

我還沒有忘記，開出這扇園門去，便是那條小巷，再向西走幾步，就走完了那巷，而到了一塊臨河的大曠地。在這曠地上，我們時常做放風箏，賽跑，捉迷藏種種遊戲的。於是，因為對於這園外的曠地發生了一種親和力，我便回過頭去問那年老的二嬸母道：

『可以開這扇園門嗎？』

『可以開，可以開。』

她頻頻點着頭，上前一步，揀了個鑰匙把園門開了。

跨出園門，向西一望，代替了我記憶中的那一片可愛的碧草的平原而顯現在眼前的，卻是一帶新建的矮屋。屋前的一條小街恰與那小巷啣接着，構成了一個曲尺形。

『唔，這裏都起造了房屋了。』

我露着失望和驚異的口吻，閒緩地漫步着，瀏覽這一系列新屋。在我底記憶中，好像原來那塊曠地是很大的，但現今在這塊曠地上蓋的屋子卻不過十餘家，這樣的感覺，好像是與普通的情形相反的。但事實竟是這樣，我一刻兒就踱過了這些新屋，烏沉沉的蘇州

式牆門，寂靜得好像沒有人住的。

在走盡了這一系列新屋之後，我停在一家更低矮些的屋子前。看見了這屋子好像是舊屋翻新的樣子（因為牠底大門顯然是混和着新舊木料造成的）我隱約地記起了這裏從前的確有一間破敗了的小屋的。這是在曠地的邊緣了，靠着一座烏沉沉的大竹林，是的，這座大竹林，現在還有着哪！那間門窗和牆壁全都坍倒了的鉛皮屋頂的房子，我們都對牠懷着一種恐怖。因為每到暮色昏黃的時候，我們常常看見有奇醜的乞丐偷偷地從破牆洞裏鑽進去；又因為如果我們對着牠高聲吆喝着，牠會得照樣地發出回聲來；此外，又因為我們曾經親眼看見一條蛇蜿蜒地行進去。我們都稱之為「鬼屋」，因為有了這些現象，牠裏面一定不至於沒有鬼的。我正在這樣地心中記憶起，往年的「鬼屋」眼前現實的那扇矮門卻啞呀地開了，從裏面走出了一個抱着小孩子的中年婦人來。可憐的孩子，這麼樣消瘦哪！想是乳汁太稀薄了，這準是他底母親了，也是這樣地瘦……和我這樣的思緒同時爆發的卻是陪伴着我背後的二孀母底聲音：

「阿芷客人來了，認得嗎？」

阿芷這名字！這使我感覺到驟然的驚愕。這是從前她叫芷芳的稱呼。我一聽就好像還是昨日的事。但在這裏，她和誰說話？誰是芷芳呢？……這懷疑立刻就因那個抱着孩子的婦人用着詫異的眼光看着我而解決了。這是顯然的了，她就是當年的芷芳……但我總還有些不敢相信，我終於也站住了凝看着她。

「微哥哥，認得嗎？從松江來的。」二嬸母說。

其實芷芳年紀比我大三歲，可是那時在我們這大牆門裏所有的孩子都叫我作哥哥的。但現在，聽了這樣的介紹，我倒忽然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如果這中年的婦人果真是芷芳的話，我想以容顏而論，我們至少要相差十歲罷。

經了二嬸母底說明，和她對於我的延請，她已經證實就是當年的芷芳了。這在我隱秘的心中，實在是一重苦痛的失望。我願意始終沒有看見她，讓我永遠記憶着她垂髫時候的美麗；或是上帝使她長成得比幼小時更美麗，讓我在這十七年以後，再來親近她一

次我真不願意這樣一個煙容滿面的憔悴的婦人負着十七年前的芷芳底名字。但已經發生的事實，我們是沒有方法能夠抗逆的。我除了用久別初逢的語氣承認她就是昔年最親密的遊侶之外，還有什麼旁的辦法呢？

於是我被延請進屋內。房子是湫隘得可以跨進大門。便是一條寬不及一椽的門房，再踏進一重板門，便是客室了。室內紛亂地陳設着些頃斜的舊桌椅，壁上黏滿了孩子們看的花紙，有三四隻矮凳上都搭着小孩子的尿布，而在這些紛亂的家具中間，來來往往地還有三個年齡彷彿的孩子在玩。這些孩子都是很瘦，很孱弱，一望而知是營養不足的。在這間客室底隔壁，有一間地板房，我從掛着的皺舊的門帘隙裏窺看見裏面有兩張牀，想必就是臥室了。這兩間屋子都面對着一個小小的天井，在圍着這天井的牆背後，便是那個從我們幼小時候就有着的人家的大竹林了。

當我很不舒服地在一隻比較地乾淨些的椅子上坐定了之後，我開始對芷芳凝望了。我不曉得有什麼相當的話可以說。這裏想必是她和她底丈夫同居之所了。但看着這

樣的家庭情形，她底嫁後光陰之不幸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況且又有了這許多小孩子，她所以這樣地瘦弱，蒼老了。我暗暗地推度着。而這時，也許是被我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她踉蹌地對她母親道：

「娘爲什麼不來叫我一聲，卻讓微哥哥到這個見笑的地方來？」

「本來不打算到這裏來，微哥哥要看看園裏的景緻，走到園門邊，就順便出來踱到了這裏。」她母親這樣地解釋了。

爲了我們雙方都沒有什麼話好說的緣故，她母親才斷斷續續地告訴我了關於她底事情。她是在八年前就結婚了的。她底丈夫是一個執袴子，但在結婚的時候他還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和一所觀前街的鋪子。爲了賭博與鴉片的嗜好，在結婚後五六年就將家產花完了。原來的住宅賣掉了，才到這裏來買下了數十年的破屋基，蓋了這麼兩小間屋子，聊蔽風雨。現在窮得沒有辦法，好容易由一個熟人底保薦，在滄浪亭一個什麼學校裏充書記。但是賭雖則已經沒有錢好賭，而煙卻免不了仍舊每天要抽幾口的，況且芷芳也

吸上了癮，所以除了自己和四個小孩子的衣食之外，每天還要兩人份的鴉片煙，這些都要依賴在區區十幾元的薪水，經濟自然顯得很拮据了。這樣大略地講完了這段歷史，她接着便絮絮叨叨地埋怨着女婿的不長進。

而芷芳呢，我一面聽着她母親底講述，一面卻仍在留心着她，她祇眼睛紅紅地望着我。我疑心自己或許顯出了什麼不適當的神色，所以引得她傷心起來了。但是，很奇怪，當我有了這樣的感覺的時候，我底眼睛也忽然覺得有些異樣了。我曉得我底眼圈也一定已經有些紅潤了。不知怎的，我好像與她有了一種超乎現實以上的關係，說是心的冥契吧，說是靈感的交流吧，我想至少在這一剎那間是不算得誇張的。

正在這樣的神思恍惚之間，她倏然站起來走進房間裏去了。我聽見她好像在翻檢什麼東西似的，有着洋鐵皮箱蓋和衣櫥門啓閉的聲音。好半天，她托着一只小紙匣微笑着出來，說道：

「我們阿福的玩物還是微叔叔送的呢。」

這時她已開了那紙匣的蓋，將匣內的東西送呈給我看了。她母親也露着不解的神情，走近來看。唉！這裏盛着的是什麼玩意兒呢？我會得忘記了那故事嗎……不，我並不忘記，這一隊小鉛兵是我從前送給她的。

我很記得父親從上海回來的那一天，已經是傍晚了，一羣小伴侶們都還在我家院子裏玩。當父親在靠長窗邊的圓桌旁坐下來，打開他那旅行皮包的時候，我們全都擁上前去，團團圍住他。有的立在窗檻上，有的掇個小凳兒站得高高地，都用着好奇的眼睛想看看他帶了些什麼新奇的東西回來。而我，這時候感覺到異常的驕傲，因為如果父親有什麼東西帶給我，他們一定會蜂擁着我要求賞玩個仔細，而滿呈着羨慕的神氣和談話的。

在毛巾，羅甸鈕扣，玻璃缸，如意油，午時茶等等家用的什物之後，父親從那破舊的皮包裹取出了一隻大紙盒來。並沒有把那盒蓋揭開，他就遞給了我，微笑着。於是一大羣小



伴侶都簇着我到院子裏去。我急急地啓了盒蓋，呈現在眼前的全是些彩色繽紛的小玩具：哨子，會得尖聲地哭泣的橡皮小孩，七巧板，擠一下就會得伸出紅舌頭來的皮球人，可以一層一層剝出來的木製的蛋，和一組鉛製的軍隊，——一個敲大鼓的，兩個吹喇叭的，六個負鎗的。我們逐件地玩弄了一遍，大家都認爲這一組九枚的小鉛兵是最可愛的。那住在門口的裁縫師父底兒子，他是一個最厚臉，最貪鄙的小孩子，竟伸出手來向我要求將這玩意兒給他了。爲了不願意使他完全失望之故，我檢了一個錫製的鳥形的哨子給他。並且，爲了使別的伴侶們不致於抱怨我不公平之故，我將所贖的五六個哨子和皮球人都分散給各人，而將那木製的千層蛋送給芷芳。

但是，當我遞給她的時候，顯然地，我看見她底眼光是注視着我盒中的小鉛兵。我曉得她也喜歡着這個，她正希望着這個。當時我雖然很想將已經遞出去的蛋收回來，而對於那一組小鉛兵的不能割愛的情緒，卻終於使我用着一種暗示的目光強制她勉強地接受了她所不願意要的東西去。這一時間，我幼稚的心裏，的確曾經很不愉快地感覺到

兩難的。

從此以後，芷芳每晚到我家裏來——因為她家和我家祇隔了一條夾街，所以她在晚飯後常常溜到我家來的，——我總取出那一組小鉛兵來玩。我們用水彩畫顏料中的白鉛粉在一張黑紙上畫出一堵城牆和一個開着的城門，拿來裱在硬紙上，使牠可以矗立着。再將這一隊小鉛兵排作從城門裏列隊出發的神氣，最先是吹喇叭的，其次是敲大鼓的，以後便都是荷鎗的小卒。在煤油燈下，牠們的影子斜斜地映在桌面，更覺得宛然像真的軍隊一般的威武了。這樣地玩弄着，直到我已經感覺得厭倦了，她還屢次要我取出牠們來。

於是，有一晚，我竟夢見她來從我手裏搶奪那些小鉛兵了。正在掙扎之間，我就醒了。殘月在床，鷄聲遠起，在這淒愴的黎明時，我心裏遂決定了將這些小鉛兵送給她的主意。這天下午，散學回家，我放下了書包，就從那什襲而藏的紙盒中取出那九枚一組的小鉛兵來，納在衣袋裏。正想到她家去將這個送給她，許多別的小伴侶已經一齊來邀我

去作鬼屋探險之舉了。因爲那幾天我們都在看少年雜誌裏登載着的冒險小說，引起了我們探險的趣味，所以當天在學校裏就有人提議散學之後大家到「鬼屋」裏去冒險一下，或許裏面也有會得魔法的巨人的。這提議原是大家贊成了的，但我卻一回家就忘了。於是我祇得跟隨了，他們蜂擁而去。雖然芷芳也在一起，我因爲不願意給旁人看見的緣故，始終沒有將藏在懷裏的小鉛兵掏出來。我們這一羣冒險的小英雄起先走得很快，但到了離那「鬼屋」不遠，便一個個地緩慢下來了。大家都不再龐雜地說笑了。好像恐怕給什麼人聽見似地，躡着腳，屏息着探身過去。到了那扇傾倒着的破板門前，大家都不由地面面相覷，這意思是在互相問誰敢首先進去。但沒一個人有什麼表情。我是一向以慧直和傲氣出名，看了他們這種畏縮的情狀，不覺得冷笑了。我嗤着鼻子，說着：

「哼！我先進去！」

就第一個俯身鑽了進去。於是他們都跟隨在我後面。我們拂拭着蛛網，從頽牆斷壁  
的瓦片堆間走着，破碎的鉛皮屋頂受了風，不時地發着暴厲的響聲，使我們都害怕起來。

這屋子是用一道板壁隔作兩間的。在板壁邊，我們發現三堆砌疊着的磚瓦，中間都給火燒黑了，地上還殘廢着些燼餘的木片，我們斷定這是乞丐們晚上煮東西吃的爐竈底遺跡。

走到板壁旁，我們又都站住了。因為即使是我也不免對於板壁背後的情景懷着恐怖。轉過了這一重謎似的板壁之後，我們會得看到或遭遇到什麼可怕的事呢？會得有巨人在那裏睡着嗎？會得有僵屍從那裏跳出來追人嗎？會得有形狀很醜怪的野獸蹲伏着嗎？差不多每個人底心裏，這時都起了同樣的疑慮。於是有人冒着險貼緊了那板壁，先就空隙中望裏面窺探了好久，直到一點也不見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才做了個手勢，招呼我們一同進去。

於是，我已經不是領導的人了。因為一路進來，畢竟沒有什麼危險，所以大家都搶着在前走，來示自己的膽大和勇敢。我被擠在中間，芷芳恰在我旁邊，一齊走進了裏面的那間破屋。這一間光線更暗，更潮溼，霉氣很重，刺激着每個人的鼻子。我正在覺得不舒服的

時候，忽然聽見前行的人驚喊起來，紛紛地反身跑了。忽遽間，我一瞥眼看見有一個毛茸茸的黑色的野獸從屋隅的磚堆後面逝去，於是我也嚇得轉身就逃。

剛才跑到外間，突然聽見芷芳的叫聲。原來她已經給一塊大石頭絆倒了。我遂停住了，去扶她起來。她哭泣着，因為腳踝邊破了一塊浮皮。這時別的孩子都已經逃出外去了。我聽見他們在那曠地上鼓噪的聲音。

爲了要安慰她，並且勸誘她止住了哭泣，我猛然想起了懷中的小鉛兵。這時她已經忘記了恐怖，坐在石塊上撫摩着腳踝，堅執着不肯走。我於是掏出了那一組小玩具來呈獻在她眼前，說道：

「別哭了，我把這個送給你。」

在一切記憶中留着最深的印象的，便是她在這一瞬間的喜悅的神情。清淚在眸，嬌顏乍展，她好像突然忘記了腳踝上的痛楚似的，用着驚訝和感謝的眼光對我看着，同時接受了我底贈物。於是我也好像完成了我底冒險事業，獲得了許多珍貴的財寶似的，滿

懷着不可言喻的喜悅，扶着她走出了那「鬼屋」。

唉！但是我何嘗料得到這十八九年前的小鉛兵，她還好好兒地保存到今天呢！過去了的情景鮮活地浮蕩在我腦海裏，我癡呆地看着這一組完全的小玩意兒，又微微地抬起頭來看着這好像飽經過風雨底摧殘的花朵。我感傷地微笑了。

「記得嗎，就在這間屋子裏的事情呢？」她問。

我很怪她何以還要這樣明顯地提起這個故事。她希望我怎樣回答呢？這些事情，實在也祇如萎落的曇花，飛逝的翠鳥；當時一瞬間的絢爛，徒然供追憶時的惆悵。此外還有什麼呢？這已經消歇的光景，要想以無窮的追憶和殷勤的談說挽住牠，誠是渺不可得之事！於是，我默然無語，向她微微地點着頭。

她看見我這樣，便也忍住了她所正要說出來的話。這是很清楚的，我看見她緊嚙着嘴唇，把臉旋了過去。右手仍然托着那紙盒，左手卻伸出去將一個小孩子拖了過來：

「阿福，阿祥，來，走過來叫聲叔叔。」

聽了這兩個天真的孩子依照了母親底指導叫着，又看到了芷芳底臉上忽然呈現着的母性的光輝，覺得她好像頃刻間已完全忘記了剛才的感傷的舉動了。我心中升起了一陣羞愧……

在沉寂地默坐了一會兒之後，我覺得應該走了。臨行時，我以給孩子們買糖菓和玩具的名義，送了她一些錢。當她堅執地固辭着的時候，我輕聲地說：

「譬如我買了小鉛兵來送給他們呢？」

但這句話，我自己也不曉得曾表示了什麼意義。我一定不是想這樣說的，而結果竟祇能這樣模稜地說了出來。當她和她底母親送我出門的時候，我希望她們怨我，我竟感覺到好似在開始一個長途的旅行而離開自己底家門的時候的惆悵。

## 桃園

回到家鄉，正是黃桃大熟的時候。只因爲出門得實在太久了，所以一向竟忘記了這種家鄉底特產。哦，感謝天幸而我始終沒有忘掉了四腮鱸，每當一個外鄉人問訊起我底籍貫來的時候，總算還可以舉出一樣驚人的土宜來誇張一番。但是，如果黃桃有知，似乎也不能就抱怨我，因爲誰叫牠產量這樣地少，（讀者對於這句話可千萬別誤會了，要知道四腮鱸的產量也稀少得驚人！）又誰叫牠這樣地不典？（松江之鱸，畢竟是靠了蘇東坡遊了一趟赤壁而傳名的。）

車沒有進站，我就瞥眼看見了一個逼近鐵道的桃園。碩大的赭黃色的桃實累累然。於是才喚醒了我對於這種嘉果的記憶。從前在小學校讀書的時候，每星期日下午到城外望江樓茶館門前買桃子吃的情景，忽然如巨潮一般湧上來了。



到了家中，除了老的老了些，小的長大了些之外，其餘全沒有什麼改變。客廳中還是掛着董叔平底畫和翁松禪底字，那個乾隆窰的花瓶還照樣供在畫桌上。一切都還是和我離家的時候一樣。甚至廚房裏碗櫥中疊着其的許多積滿了灰塵的破碗也還照舊靜靜地穩佔着一角。這使我對於離家了五六年的事實根本懷疑起來了。五六年間的人生經驗，本來已經使我從少年而入於中年，這時也好像驟然崩潰了牠底勢力，而使我復返於從前童心未泯的時代了。

休息兩天之後，因為問起黃桃，弟妹們就說南城根有一個很大的桃園，桃實正繁，只要每人給兩個小銀幣，就可以在園裏儘量揀好的摘下來吃。無論你吃多少，只是一枚都不准帶出來。聽了這樣的話，很感覺到遺留在內地的古風之可愛，我對於這個桃園，雖則沒有去過，雖則不知那裏的桃子滋味如何，但確已完全中意了。

趁着天氣清和，我便由季弟引導着去訪那所說的桃園。那裏離我家並不很遠，我們走十分鐘就到了。看了牠底一帶很長的圍牆，我立刻便估量出這園子底廣袤決不會在

十畝之下的。我們走進了那扇編竹的狹狹的園門，便踏上了一條磚砌的小徑。這小徑把園子分作左右兩部分。在小徑的盡頭處，是一座三開間的小屋。一個小女孩子正從屋裏出來。她看見了我們，便呈現着詢問我們來做什麼或等待我們先說話似的神情站住了。

『我們來吃桃子的。』

我底季弟這樣對她說了，便掏出兩個小銀幣來給了她。她接了銀幣，仔細地審察了一回，放在牙齒間咬了一下，又俯身下去，在磚塊上丟了一下，於是藏進了衣袋中，管自己走出去了。

我目送她出園門去，心中充滿了驚異。她難道以為不必留心我們一下嗎？靜寂的屋內，還有人在着嗎？難道她以為我們一定不至於進去偷竊什麼東西嗎？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淳樸的信任，真是祇有內地的小城市中才可以看得到，而我是久已忘記了世界上還有着這種好的德行呢。

滿園子種植着的全是桃樹，樹底下有許多雞正在安靜地啄食。我們一步一步地留

心着腳下的雞糞和妨額的枝柯，漸漸地走入了桃林深處。很大的，成熟了的桃實在我們頭上散發着感人的香氣，於是我們底食指大動了。我跟着季弟揀一個酥軟的桃子摘下來吃着，唯一的在旁邊監視我們的是驚鳥用的稻草人。

當我撕着第七枚桃子底表皮的時候，我從樹隙間看見有一個戴着破草帽的農人裝束的男子走進園來，沿着那磚砌的小徑，一直走向屋子去。但他忽然回過頭來，好像已經看見了我們似的，折向我們來了。他一定是這桃園的主人！我們只給了二枚小銀幣，而在這裏恣意地啖着他所辛苦地栽培起來的桃子，況且我們所啖的又遠過於他在市上所可以售得的價值，這樣想着，我不覺感到了些慚愧。同時，我又有了「我們也許已經鑄了個誤會」的感覺。我們所應當付納的一定不止兩枚小銀幣罷？或者這裏一定有個限制，我們是祇有吃一定數目的桃子的權利罷？三枚呢？抑是四枚？但我確已盡了六枚碩大的桃子了。那個女孩子一定還沒有懂得小銀幣的價值，我們欺騙她了。倏忽之間，這樣奇妙的顧慮完全融除了我對於那個正在走近過來的種園人平視的勇氣，我低下了頭，並

且略微向左方側立着，裝做沒有覺得的樣子，管自己撕桃實的皮。

但我底弟弟卻已經看見他了。他招呼着：

「來，替我揀一隻好的，剛才吃了一隻全是蛀的。」

於是他走到了我面前，嘴裏答應着，仰起了頭向樹上垂着的桃實看看一刻兒，好像很有經驗似地用着可以擔保的神氣摘下了兩個大桃子。

「少爺，吃這個罷。這個好。」

一隻巨大的，有勁的手掌裏滿托着一個金黃色的桃子伸在我眼前了。這給我了一個被迫得非與他打個照面不可的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大大地使我驚愕了。

「哎喲！是你嗎，盧……盧……？」

當我認出了他就是我中小學時代的同學盧君的時候，我不禁喊起來了。但是我可忘記了他底名字。同時，他也認得了我，他黧黑的臉上展了笑容。他點着頭，自己報了名字：

「盧世貽。」

他是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二年級一直和我同學的老朋友。他很用功讀書，在每一次考試中，我總努力着和他競爭，但能夠勝他的時候卻極少。他父親是做鞋匠的。我很記得從前在小學讀書時代，每天總看見他父親在舊藩臺衙門底轅門外歇着擔子，穿針拉線地給人家補鞋子或上鞋底。他父親很喜愛他，每天散學後，他總到他父親那兒去取三個銅子買點心吃，吃了點心就到家裏來玩。但我底母親卻從來沒有許我到他家裏去過，就爲了他父親是做鞋匠的緣故。雖然他曾屢次邀我去，但我都託辭拒絕了，這是現在想起來也有些疚心的。在小學裏的時候，一半是爲了嫉忌他功課好，一半是故意要侮辱他，同學們大家叫他「小皮匠」。後來升進了中學，那一年他父親就死了。他母親在自家小園地裏種些蔬菜，每天到市集上去賣。於是同學們都常常在走過他身邊的時候，高叫着「賣青菜，賣白菜！」這時，他雖然仍舊不以爲意，但畢竟童心漸逝，免不得有些臉紅了。修畢了中學二年級的學科，在第三年級開始的時候，我們才知道他輟學了。每當有人問起盧世貽爲什麼不讀書了的時候，有幾個刻薄的學生便會說：

『讀得起嗎？賣菜的兒子！』

我對於出身富貴之家的同學底仇視，就是在那時候養成的。在知道了他輟學的消息之後三四個星期間，我會發癡似地替他胡思亂想過。我嘗因為聽了先生講承宮牧豕而求學的故事而大大地有所感觸，我以為他就是承宮，他一定會得成爲一個有學問的人的。但是現在不幸而輟學了，那麼他將怎樣呢？他將遇到怎樣一個機會再繼續他底學業呢？甚至連到爲什麼讀書一定要繳費，爲什麼窮人享不到讀書的權利，這種問題全想到了。但結果祇是激於我天賦的一種感傷的情緒，爲他暗暗地哭了幾次。以後，雖然不很準確地聽見過幾次說他在某處做書記，在某小學校做教師，甚至說是在幫着母親賣菜，但始終沒有再看見他一次過。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看見他，誰能想像得到我有何等樣的感覺呢？當他自己通了名字之後，他剛才稱呼我「少爺」那個聲音又奇妙地在我耳朵裏鳴響着了。有人聽見過自己底朋友叫你「少爺」的嗎？我混和着驚異，羞愧，以及一種成年人的卑鄙心理——憎厭。

是的，我承認，在驚異和羞愧的感情次第亢奮了以後，當清楚地意識到了站在我面前的種園人是我底同學的時候，我至少的確有過一點覺得這是丟臉的事似的憎厭。我凝住着嘴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但他卻仍然微笑着，（從他的笑容裏我還看得出他幼小時的神氣來。）拋弄着手裏的桃子道：

「我們好久不見了。」

「哦，好久了。有十多年了吧？」

「現在在那裏做事情？」

「我嗎？總算在青島混飯吃。但是你……你幾時起種這個園子的，一向沒有聽見說起啊。」我忍不住這樣地問他了。

「我做這個生意已經四五年了。」

「但是你爲什麼不做別的行業呢？從前不是說曾經在什麼地方做書記麼？」聽了這樣的問話，這個精壯的種園人呈現了諷刺的笑臉說道：

「難道你以爲我這個行業不好嗎？你難道不覺得這正是最適宜於我的行業嗎？我底父親是鞋匠，母親是賣菜的，你難道忘記了嗎？來，到屋子裏去請坐罷，這裏站着不吃力嗎？」

說着，他隨手又摘了幾個桃子，露着延請和催促的眼光，和我們一同走進了小屋。這是一座很簡單的三開間的平屋，正中一間是起居室，兩旁的兩間大約都是寢室了。起居室是分作前後兩間的，在後間裏，我們可以看見行竈和碗櫥之類的庖具，牆壁都給煙薰黑了。他掇了一隻條櫈，請我們坐下了，從那龐大的紫砂壺中給斟了一碗茶。又在屋角上取出一根長長的旱煙桿和一盒旱煙遞給我，但經我固執地遜謝了之後，他燃起一個火來自己吸了。

我努力想從他底身體，精神和行動裏尋出一些不像一個種園人的地方來，但終竟失败了。甚至看了他底吸旱煙的神氣，也使我完全忘記了他曾經是一個受中學教育的智識階級者。



「你不是曾經做過書記嗎？」我問。

「是的，我脫離了學校生活之後，曾經在鄉下一所高等小學校裏當書記。」

「那不是很好嗎？爲什麼不幹了呢？」

「哦，你問我爲什麼不幹了，是不是？那就是因爲我父親是個鞋匠，而母親是賣菜的。」

「這話怎麼講？」我不覺驚愕了。

「這個很容易懂。人家都瞧我不起。當我進去的時候，原說每月薪水是十二元，但是到發薪的時候，卻變作八元了。後來才知道人家因爲我年紀輕，而且因爲我父母的職業又不高尙，所以減了我四元。這個且不必說，橫豎拿八元一個月，我已經是很滿意了。我在那裏每天寫蠟紙的講義和一切教務上的表格，已經是很忙了，後來過了幾個月，恰值一個管敲鐘的校役辭職了，校長和庶務主任一商量，竟來叫我兼管敲鐘的職司了。咄！你想，我還能再忍耐下去嗎？所以我就立刻辭職了。」

「哦！」

聽了他這樣說，雖則心中並不是沒有什麼感動，但一時實在也沒有話好說，我便漫應了一下。但隨即就有了想問他「以後怎樣呢」的主意：

「那麼，辭職了之後，又曾經做了些什麼呢？」

「在家裏，住了半年。後來因為從前高等小學校裏的恩師朱老先生底介紹，便在市立第三初等小學校裏當教員了。」

「哦，在小學教育界裏服務，那也很好。」

「是的，我當初也以爲很好。雖然一樣拿了八元一月的薪水，但這個職位比書記好多了。書記是給人家做手臂的，而教師是獨立的。所以我在初就職的時候，的確覺得很愉快。但後來，漸漸地覺得那小學校裏僅有的兩個同事都對我非常客氣，是的，你懂不懂，那簡直就是冷淡！一個同事是一家式微了的舊家的後裔，祖上雖然做過官，有過錢，但現在卻早已產業蕩然，只賸了一個瘋癱在床上的老母，他們母子倆的生活，就靠了這唯一的十塊錢束修。還有一個同事底祖上都是讀了一世書連秀才都不中的書獃子。他父親現

在還在鄉下設着蒙館教幾本三字經。這兩位同事一個是自命爲公子哥兒，一個是常常誇說着他家的書香門第；大約我去和他們做同事，實在是十分侮辱他們的。所以他們一味的對我很客氣，一點不讓我熟識上去。此外，連得那些天真的小學生們，也漸漸有許多頑皮的常常在我預備室的窗外有意無意地叫着「小皮匠」「賣菜的兒子」這種話了。雖然我自己不以爲這是侮辱，但看着他們這種態度，多少總有些不舒服的。所以我在那裏敷衍了一年，終於又辭職了。」

77

就在那一年上，我母親也死了。遺下來給我的祇有父親和她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二百多塊錢和兩個妹妹。爲了要照顧妹妹，我不能到外埠去，於是就由一個鄰居的介紹，進本城一家洋貨舖裏當小夥計。據我的經驗，商界中人比學界中人和善得多，現在你們不是常常講應當消弭階級嗎？其實我看唯有知識階級的人心中最有階級觀念。老施啊，不我似乎應當說少爺，現在我們在這裏談天，沒有旁人看見，我曉得你是決不會覺得很壞的。但是如果你在大路上走過，我以這樣一個穿着短衣的種園人的神氣遇着了，又像

現在這樣地和你談話起來，你不會覺得臉紅嗎？你會不覺得憎厭我嗎……我不敢相信！關於這些地方，我現在已經很明白了。你還認識我們小學裏同學過的那個張起墀嗎？他曾經到江西去做過兩年縣長，又曾經做過什麼局長，現在兒子也已經十歲了。我常常揀頂好的桃子去送給他，因為他肯出好價錢。但是他待我很和善，竭力裝出沒有官僚習氣的樣子來，如果我見面不叫一聲老爺，我想他一定就會得怫然不悅的。所以我在洋貨舖裏做了一年多，倒覺得大家真有些平等精神，雖然經理和賬房之類有時要發發脾氣，但這些都與「出身」沒有關係的。後來我因為有了這個桃園的機會，同時又覺得在洋貨舖裏做夥計薪水實在太少了，所以便辭了出來……

他這樣滔滔地說着，一直到這裏才停止了。這是因為他忽然想起我們底手和嘴都閒着，似乎應當遞一個桃子給我們。當我接了桃子撕着皮的時候，我便問：

「從那時起就弄桃園，一直到現在嗎？」

「是的。我以為這個真是我底職業。一個做鞋匠的父親和賣菜的母親底兒子做種

桃園的人，想必不再會被人家奚落了吧。其實我已經吃了讀書的虧了，如果我不讀書，現在也許已經繼續了父親底職業，很安逸地過日子了。也許我可以毫無難色地做別種職業了。只因爲曾經讀過書，而且甚至還受過兩年中學校教育，所以有許多事情，如種田，做木匠，做理髮師等等究竟都沒有勇氣去做了。所以，常聽了有人願意將這個園地出租，而且貢獻我以種桃的計劃的時候，我立刻就很有滿意地決定了。我費了三年的苦工，你瞧，我底成績怎樣？現在我完全靠了這滿園的桃子過活，但他們決不會輕視我的……」

說着他又諷刺地大笑起來，在地上叩擊着他底煙管。我感覺到一陣肅然他底話實在太銳利了。我好像自己是一個習於邪道的人，而這時面對着的却是一個正氣凜然，不可侵犯的君子。我有些害怕他，只裝作完全佩服了的神氣，頻頻地點着頭，緘默着。

但是，漸漸地，仔細玩味了他底話，一陣無名的悲哀來侵襲了我。我感到這是回家以後第一次地覺醒了我的確已經是中年人了。

從這一次以後，我雖然不能不對於他園裏的黃桃之美味有所眷戀，但始終沒有敢

再去過，因爲我怕聽他再叫我「少爺」。

## 漁人何長慶

滬杭路線的終點的開口那個地方，有人到過或者去住過幾天嗎？那裏是個好去處。錢塘江水和緩地從富陽桐廬流下來，經過了這個小鎮，然後又和緩地流入大海去。鎮市底後面是許多秀麗的青山，那便是西湖底屏障，從彎彎曲曲的山中小徑上走進去，可以到西湖底邊上。這些山，形勢上雖然不是什麼偉觀，但是都是有名目的，讀過幾本書而稱爲博學的那個小鎮上的蒙塾師或店家底掌櫃，會得津津然地告訴給每一個陌生人，指着那些據外人看來是濯濯童山的峯巒：這是當年秦始皇到會稽去的時候經過此地。曾經上山小憩過的，山頂上從前還有着一塊石碑，寫着這個事蹟，現在是沒有了。那邊，你看，在火車修理廠底後面，有一座平平的小山，那是從前錢武肅王射潮的地方。從前這裏是一片沙灘，住不得人的，潮水來的時候，一直會洶湧到那個山上，潮水一退，退又退得非

常之快，沙灘上全攔滿了魚，蝦，水蛇，甲魚，還有海裏帶進來的大蚌。所以從前這裏的漁人，是很幸福的，每天兩次潮，只要等潮水一退便可以立刻拾得許多鮮新的東西，不用撒網，不用扳罾。錢武肅王就是爲了氣不過那潮水底勢力，所以一連的射了三支箭，海龍王終究拗他不過，給他射退了，趁此時機，他鳴鑼聚衆，在臨安十個城門上都貼起告示，叫合城的人都出來起造江岸，每個人挑一擔石塊和一擔沙泥，還要每個人打一支木樁，而且還殺了一個人做壓禳，這樣的，從南星橋到開口的這一帶壩岸，就是在這一會一日一夜的功夫造成功的，你看，那個山上不是還有一所小小的廟宇麼？那就是供奉錢武肅王底金箭永遠鎮住海潮的地方。再過去，一連的九個山頭，那叫做九龍頭。二龍頭上，現在是造了之江大學堂，山頂上還有一座天文臺。再過去，快要到徐村那裏，有一座礮台的山，就叫做礮台山，是從前一個姓朱的將軍打長毛用的。長毛從福建打進浙江，從錢塘江上游衝下來，所以對準了迎面的江流轉灣的地方造了一個礮台。但是姓朱的將軍沒有打勝仗，長毛終究打進了杭州城，所以這個礮台也早已給長毛燬掉，現在只賸了幾堵女牆了。他們



這樣的把這些神話似的故事講給每一個來游覽的人聽，而每一個人會得油然對於這一個小鎮市生起一種新鮮的趣味。

這個小鎮底魅惑人的地方，還不僅是這些小山底故事，她又有着的一種滿帶着魚腥的江村的景色，足以使人慨然想起了我國的富饒。每天上午，你從閘口鎮的頭上慢慢地走，向左方看，向右方看，一直走到南星橋市梢，你可以看見各種的新鮮的魚，按照着產生的時汛，鯽魚，鯉魚，黃色黑點的鱖魚，很長的帶魚，石首魚，鱒魚，比目魚，細白的銀魚，鱸，鰻和醜陋的大鱉。腥味直送進你底鼻官，但不會使你如在都會的小菜場裏那樣的反胃欲嘔，你只要回過頭去向碼頭外面一望湯湯的江水，便會得十分喜悅着這些美味底鮮活得可愛。此外，在每一個小攤上，還有着充足的葱，蒜，菜，茄子，萵苣，馬鈴薯，芋艿，筍，以及各種蔬菜，按照着節序儘你挑選。買賣蔬菜的人底爭論聲，碼頭上裝卸貨物的邪許聲，火車站上停靠着的運貨列車拉着汽笛的尖銳的催促聲，快要開駛的早班江輪的吼聲，以及遠處從江面上傳來的造船廠和鋸木廠裏的錐擊聲，都在這明亮的青晨雜然並作。在這樣的

時候，村市也能給人一個好印像的。

正午之後，恰與都會的街上相反，大路上是顯得靜寂了。店鋪裏的夥計，大都在靠着櫃台打盹。即是寥寥的幾個行人也顯得神情十分懶散，拖曳着沉重而遲滯的脚步，到碼頭上，車站上去接候，或送別什麼人，或是上澡堂子去洗澡，理髮店裏去剪髮。小茶店裏桌面空空，祇有兩二個默然相對的茶客。一路上都狼藉着上午市集底餘跡，菜底蛙葉，筍籊，尤其是一點一點的魚鱗，在呆鈍的太陽下閃着白的光。一個陌生人會得在這時候悵然有長日如年的感想。

在這個和平肅穆的古鎮市上，少年的漁人何長慶曾經親身扮演過一齣戀愛的悲喜劇。雖然事情底起訖，到如今已隔了多年，而何長慶底兒子也已經會得每天到他父親底魚攤上來照料生意，但是閒暇的，饒舌的鎮上的人，却還喜歡講說着他底事情。

何長慶從小就是個漁人，因為這是他底世業。他住在小小的范村，離鎮市不過五里多路。他底祖父是因為年老了，有一天，江面上發了大風，把漁船吹翻了，溺在水裏死了的。

他底父親也是因爲在冬天打魚，中了寒氣，生了病死的。長慶是個遺腹子，他母親在他滿月的時候，因爲鑑於他前輩底不幸，而環境又不讓她使她唯一的兒子將來改換一種平安的職業，所以請了隔壁的村塾師替他取了這個吉祥的名字。

長慶底父親死後，他家裏是貧苦得很，所有的財產只是一所小小的瓦屋，全付漁具，一艘漁船和一隻小艇，在鎮上有一個魚攤的地位，那是每年捐了牙帖的，也算得是財產。但這些財產留下給這兩個孤兒寡婦是不會生出錢米來的。於是全虧了雲大伯和他底母親商量，把漁船漁具和漁攤都租給了他，由他去用，按月給一些租錢來養活兩口兒。雲大伯是住在同一個村莊上的雲發，也是個漁人，是他父親底好朋友。他看着亡友底遺孤，很可憐，所以竭力地幫助他們。長慶七歲以後，便每天跟着雲大伯出去學習打魚，雲大伯教他怎樣看那裏有魚，怎樣才把網撒得圓，並且教他種種魚底名目。有時候又帶他坐在小艇中，到小港裏去，便又教他怎樣釣螃蟹和鱸。風暴的日子，如果高興，雲大伯也到長慶家裏來，替長慶講些孩子們中聽的閑話。長慶底母親時常感慨似地稱謝雲大伯，所以在

長慶底小小的心裏也很尊敬着這個老年的仁慈的漁父。

但是，當長慶長成爲一個英俊的少年漁人的時候，他使時常的從他底伙伴底詭祕的言語中聽到了些侮辱了他底母親的話。雲大伯是村子裏最發的漁人，他自己有四艘漁船和二艘小艇，又租到了長慶家底一船一艇，他手下雇用着十一個夥計，都是有膂力的壯年人。每一次出去打魚，總是滿載而歸的，而且他又與城裏的魚行裏訂有合同，沒有賣不了的魚。所以別個漁人都妒忌着他，侮蔑他是與長慶底母親有着曖昧的。這些閒話，長慶底母親是早已有些風聞了的，但是她是個好性子的婦人，她並不有一些介意。她祇希望着長慶長成起來，能夠自己獨力繼續父親底職業。

在長慶，如他這樣剛毅的少年人，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他最初聽得含有這一種侮辱的意義的隱語的時候，他確也曾經懷疑過他底母親和雲大伯，但這種錯誤隨即消滅了，他明白了這種侮辱底來由，但同時，脫離了雲大伯而自立的主意也打定了。

十六歲的何長慶，便從雲大伯手裏收回了他父親底遺產，做一個獨立的漁人了。他

是個有膽量的少年人，他能夠耐勞苦，他有堅實的筋骨，他能夠在下着濛濛的梅雨的浩森的江上撒他底網，他又能夠在寒冷的冬季把他底漁船撐出去一直到錢塘江口去搜尋那些被潮水帶進來的海鮮。他每天都對於自己底事業樂觀着，在傍晚時候，江上的山全都給暮靄濛濛得暈着紫色，夕陽散着閃目的金光，人家總可以看見一葉輕舟，舟尾上高掛着漁網，從遠處緩緩地搖來，舟尾上打槳的是一個在唱着山歌的小漁人，全個徐村和范村的人，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都認得出：『看啊，長慶底船回來了。』小孩子尤其歡喜，他們會得加一句：『今朝長慶哥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東西給我們玩呢。』

每天早晨，他用魚桶裝了他底鮮活的魚上鎮去，在他父親底魚攤上，他一類一類地陳列起他底貨物來。他看着他親手所獲得的各種美麗的水族，很滿意，很愉快。他鼻子裏哼着小曲，手裏拿着一把水杓，一杓一杓地替他底魚調換清水。對待每一個主顧，他常是含着笑臉，很客氣，價錢也公道。他並且替主顧真心地挑選最好的，最鮮活的魚，絕不哄人。『來，還是買這個罷，你看，只有六兩，又鮮又便宜，不要買大的，大的肉太老了。』或是說：『哪，

今天有大鯽魚，串清湯最好，行情又便宜，十一兩的東西，算了十兩罷。」他每天這樣高興地說着，用稻草蔞替每一個主顧小心翼翼地拴了魚，讓他拎了去。鎮上的幾家老店裏的老輩常常看見了他，點着頭說：「唔，長慶現在也很像個樣子了，朝貴倒是養着的。」朝貴是長慶底父親底名字。

生活很有餘裕了之後，長慶底母親也歡喜，長慶自己也很歡喜。村裏的人都看得起他。路上碰見了人，無論前輩平輩，都招呼他。但是由於妒忌和饒舌而生的對於他母親和雲大伯的侮辱，却並不會在長慶底背後消滅了。

自從獨立營生以後，長慶和雲大伯是頗少往來了，這便是由於一個人對於社會的蜚語的自然底顧忌。雲大伯也感覺到他底隱恨，不再常到長慶家裏來。但是，長慶心裏却很有些如失去了什麼似的，感覺着空虛。有時候想想自己，一個孤寂的少年人，每天從事於辛苦的生活，打魚，掙錢，奉養一個相依為命的可憐的母親，難道將老是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嗎？滿村的人，甚至鄰村的人，都是認識的，但也都是止於認識而已，沒一個人來關

切他底事。這樣，他又好比住在無人的國裏。在月光下的江岸邊，在小屋裏母親睡了之後的燈下；剛毅的長慶也時常嘆息了。

雲大伯也是一個孤寂的人。長慶底父親死了之後的第二年上，雲大伯死了他底賢慧的妻子。他底親人於是祇賸了一個與長慶同年的女兒，她底名字叫做菊貞。長慶隨着雲大伯打魚的時候，菊貞有時常隨着在船上，但並不是常有的事，因為她要照管門戶。長慶在雲大伯教導之下漸漸地長成爲一個能幹的漁人，而菊貞也同時在她父親底羽翼之下長成爲一個好看的姑娘。雲大伯失去了長慶以後，好像失去了一個安慰他底老境的愛子，時常對着他底女兒感覺到自身後的寂寞。自己是沒有了妻，也沒有兒子承續自己底職業，雇用着的朋友是終要散夥的，將來百年之後，菊貞將怎樣生活呢？因此想到他是應該趁早替他底女兒揀一個丈夫，在自己也好有了半子之靠。想到這個問題，雲大伯底心中是往往轉念到長慶的，他知道長慶心裏是愛着菊貞的，他是個有經驗的老漁人，什麼事不懂得？他從長慶底雖然老是那樣沉毅着的臉色和神情之間，瞧透了這個少

年人是對着他底唯一的女兒不斷地燒着情火。只要長慶一開口，不用跪下來求婚，他就會得搔着半白鬍子笑嘻嘻地答應了的。但是，爲什麼長慶到了二十歲還是沒有向他稍微地，祇要稍微地就得了，洩露一些兒意思呢？

在長慶，他底所以因爲隔絕了雲大伯而感覺到無名的空虛，確是爲了那蘊蓄在他心底深處的癡情受了苦悶的原故。菊貞有自然的風姿，說她美麗，這並不含有有一些用來稱讚城市中的姑娘的「美麗」兩個字的意義，她只是恰合着她底身分——一個鄉村裏的姑娘——有着一種清新素樸的姣好的容儀。雖然因爲自幼亡故了母親，缺少了約束，以致頗有些使性子，但這個性格，如果依照着長慶那樣的寬容說起來，也便是所謂「天真」。對於這個姑娘，長慶爲了自幼就認識了的原故，愛心是久已長成着了。但在任何方面，長慶終是個深沉的，堅毅的人，如愛情那樣的最容易使一個人吐露出來的東西，在他底態度上，也不能有例外。所以，除了尋常的相見時候的招呼外，他對菊貞並沒有一些追求着的痕跡，這就是使雲大伯等待得不耐煩的原故。



使長慶不把對於菊貞的戀愛表現出來的理由，除了他底天性以外，還有一個佔據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因子，那還是那種蜚語。他有個固執的見解，他以為既然有人說了這種關於他兩家的話，他應當竭力避免兩家底關係。他又曾經彷彿聽說人家在猜議雲大伯是要留着他底女兒給他的，這樣，雲大伯可以和他併為一家。因此，對於菊貞的癡想，便終於只好藏着在他寂寞的心裏。

但好事的那些村裏的少年人，每個心裏都早已留心着菊貞了。在平穩的江水上，在樹蔭下，他們底閒談時常轉到那個美麗的姑娘身上去，他們甚至互相戲謔着，說着穢褻的話，聊以快意。在他們底眼光中，也好像長慶是有着對於菊貞的優先權的，而他們也竟看出長慶心裏確是愛着她，於是，慢慢地，長慶又受到了一重新新的妒忌。

長慶對於這種種情形，都知道，但都不介意。他每天清早起來打魚，上鎮做賣買；下午也打魚，或到山裏去拾些柴，生活上全沒有異樣，心裏却在煩惱着，什麼時候能夠把菊貞娶過來呢？而且，最要緊的是，他懷疑菊貞對於他可有一些兒好感沒有？

實在，菊貞對於長慶並沒有什麼惡感，但如果有一天她底父親要是說出將她嫁給長慶的話來，她也是也許會得反對的。她有着很大的希望，她曾經隨着她父親進城去，看見了城裏的奢華；她曾有過從上海回來的女伴，聽見了大都會裏的新奇。並且她還有了一種新的智識；在大城裏，一個女子是很容易自己找到適當的職業的。她又自負着有了這樣的肌膚和容貌，在母親遺下來的梳粧鏡中顧盼了一會之後，她常悠然想起許多美麗的運命來。啐，嫁給長慶嗎？吃一世賣贖下來的死魚兒嗎？

她曾經要想到城裏的綢廠裏去做工，也想到上海紗廠裏去，又因為聽到了某個鎮上的女人的話，又會想到上海去做香煙，揀茶葉，種種事情。但她底父親都嚴厲地拒絕了。『難道少你一碗飯不成，橫也要出去，豎也要出去，去做婊子去！』老年的她底父親常這樣地答復她底請求。

爲此，菊貞常常抑鬱着，對於她底環境，她感覺着不滿。

某天，已是傍晚時候了。長慶在一塊江邊的石磯上閒坐，看看周遭的風景，心裏在自

已讚頌着他底生長之地。那邊沿着沙灘來的是三個鄰村的漁人，是常常遇見的，他們在說着些什麼，很有趣味地，說着又轟笑着。偶然有一個抬起頭來看見了長慶，便丟了個眼色向他底同伴，三個人底笑容全都收斂了。長慶却可巧都看見了。

『喂，講些什麼新聞，不要瞞我，從鎮上來嗎？』他問。

『新聞有什麼新聞？』其中的一個說。

『鬼鬼崇崇的做些什麼呀？』長慶冷笑着問。

『長慶哥，你幾時討老婆了？』另一個問。

『老婆？誰討老婆討誰……』他愕然了。

『好去討了呢！要來勿及了……』那人笑着又說。

『什麼話說說明白罷。你們說些什麼呀？』

三個人互相笑着，又轟笑着，一齊說着『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便揚長而去了。

長慶呆呆地立着，思索起來。

這天晚上，長慶到雲大伯家裏去了。雲大伯和菊貞都在着。室中依然很和平，並沒有什麼改變，也絕不像會有什麼改變的。長慶走入室內，從那時起一直縈迴着在他腦中的一種無名的惶惑立即平靜了下去。他並不知道自己原來做什麼的。

昏暗的燈光從桌子底角上照着他們三個人，雲大伯在吸着長長的煙管，菊貞在做一件衣服，似乎雲大伯底，長慶靜靜地坐着。

瑣碎的話說完了之後，雲大伯漸漸地感慨起來，他對長慶說了一大陣對於命運的訴苦，對於如他這樣的艱難的生活的厭倦，末了又說到了自己底身後。說了這些話，他隨又對菊貞道：『菊貞，你走進去，我要和長慶哥講幾句話呢。』

於是菊貞走進去了。

『長慶，我要問你，你爲什麼還不想討老婆，年紀是到了？』

他移近着長慶，聲音較低地問。

這是使長慶難於回答的。年紀確是到了，爲什麼還不想討老婆呢？而且，沒有想討老

婆嗎？！但對於雲大伯這樣的終於提出了問題，還是該當怎麼樣回答呢。

「還早呢……」終於祇好這樣靦然地回答。

「早嗎！不早了，不早了……」雲大伯放下了他底煙管，搖着頭說：「你娘也年紀大了，你應該娶一房媳婦來代替她了……有人來做媒嗎……」

「沒有……」

「心裏可看中了那個姑娘沒有？」他又笑着問。

長慶心中真有些窘迫了，對於這樣的問話又該當怎樣回答呢？「是的，早已看中了你家的菊貞了，雲大伯。」但他却不便這樣老着臉說。

「別取笑了，雲大伯。」他說。

雲大伯咳嗽了一聲。

「長慶，我們的菊貞給你做老婆，好不好？」

「……………」

「不要怕難爲情呀，老婆是終要討的……我們菊貞也應該出嫁了，我看看人還是你，我想我也沒有兒子，菊貞嫁給了你，我也身體空了。你說啊！怎麼……」

長慶却正沉思着。

「好的，不過……不過菊貞不肯呢……」誠實的長慶終於吐露了他底意見。

「菊貞她沒有話分，我肯了就算數了……」

「唔，她不肯是亦難——的。」長慶概念地說，很含着愁緒了。他是好像眼前浮上了一重幻影：菊貞是正和別一個男子在一處。怎樣的一個男人，他可不清楚。

第二天，雲大伯帶着笑容宣說着他已把菊貞許給了長慶，不用什麼媒人，過幾天就得結親了。長慶是外觀上並沒有什麼成功了的歡喜的表現，而心裏却如同鬆散了什麼裏緊着的繩索似的泰然了。整整的一天，他哼着抒情的小曲，在江上打魚，而且打得許多。菊貞，人家也看見她笑盈盈地在白場上撒小米子給雛鷄兒，她並沒有提出對於被許嫁給長慶這回事的反對。村裏的人並不把這件事情當作新聞，因爲他們是早已估料着

事情是準會得這樣地實現出來的。但有一部分的少年人，當聽得這個消息的時候，不覺互相會意地望了一望，鼻子裏哼的一絲冷笑了。

翌日底下，太陽已到了那馬頭山底肩上，長慶緩緩地從他底漁船裏上了岸，把船繫在一株皂莢樹上的時候，一個認識的中年漁伴在從大路上手裏拎了些什麼東西梯子拖拖走來。他看見了長慶，忽然想着了什麼似的，笑着：

「長慶，你們菊貞呢？還不快去嗎！她是要逃走了。」

「什麼話……」長慶鬆了執着船纜的手。

「什麼話？菊貞有着人呢。」

「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

「那裏？」

「閘口，車站裏。」

於是，儘讓他底漁船給潮水推了開去，飄浮在夕暮的橫江上，他飛奔着向鎮上去了。『來不及了……罪過！』那個漁人看着他底後影轉過了山崖，這樣地嘆息着。

菊貞和某個人出奔的那回事，對於長慶的影響是祇有了四五日的煩悶和騷動。而這四五日間，他也祇有第一天，那即是說，她從這個美麗的古鎮上出奔的次日，停止了工作，他確曾獨自跑到那個響着各種回聲的幽谷裏去，在一塊大石上呆坐了消度這一天。此外是依然從清早出去打魚，他底漁船，（一個認識牠的漁人從江而上給他帶回來了）還是飄浮在江水上，但他沒有打到一尾魚。以後，他又照常地工作。當然是不歡喜，但也並無什麼悲感。他每次能打很多的魚，而且比從前時能打到的更多。白天出去打魚，夜裏，只要不是在大風大雨或月晦的時候，人家也可以看見他搖着他底亮着小小的燈火的船到江心裏去停着，他撒網的聲音常常和六合塔底鈴聲悠然地從靜夜的江面上送入小屋裏的未眠人底耳中。



而雲大伯是傷心極了。他詛咒他底下流的女兒和那個不知名的淫浪人，他對於長慶懷着誠實的歉咎，他就是這樣地在五六個月內消度完了他底孤寂的餘年。

這個事變在村人却無論如何以為突兀的。他們每天談說着，或是說得加重一點，他們每天研究着這事情。他們所懷疑的是菊貞何以會得有這樣的膽量和果決？她究竟跟了誰去？她到那裏去了？她底生活又將怎樣了？他們還懷疑着何以長慶會得這樣的安靜？他心裏不是很要着她嗎？在雲大伯未死之前，他們還甚至對於他有許多背話。

老年的或中年的婦人，便會每當遇見長慶底母親的時候問起長慶底態度：「長慶怎麼了，還要討一個嗎？有人做媒嗎？」或是問：「長慶還要去尋菊貞嗎？」那母親總是皺着眉搖搖頭回答：「不曉得他呀，脾氣是真是有點古怪呢，老婆倒亦不在乎。」聽她這樣說的人便會進一步笑着說：「你做娘的也應該尋一個媳婦了，娘不替他定，難道叫他去爬牆頭嗎？」那母親却仍是搖着頭：「呸！難的，他不要呢。」

嘴閒的男子又會得在看見長慶的時候，無論在隔着一大段江水的去來的船上，或

在柳蔭的路上覲面，常會帶着姍笑的口吻：

「長慶，幾時吃喜酒呀？」

長慶臉一紅，但立即平復了。眼看着那人微笑着說：『不要取笑。』

聰明的人全都知道長慶終於忘不了菊貞。在這樣的小村鎮上，每個人底行動都給人看在眼里。長慶現在是常常留心着聽人家講着的閒話，他每有閒空的時候，總到鎮上那個蒙塾先生處去問字。他很肯用功。他每天能認識新的字。他聽店裏的先生們讀報。他不時地在希望着菊貞底下落。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歲了，長慶依然過着一式的生活。他好像是無愛無噴，但臉色蒼然，却有些像中年人了。在這一年上，他底辛苦的母亲不耐等候她底媳婦而長逝了，長慶的哭聲也並不怎樣的悲慟。但是他素來在村子裏有着孝母的令名的，這回却被許多人責難着，人說他是祇想着菊貞，母親底死在他是並不以為可悲的了。

母親的喪事办好以後，一天，是炎熱的夏日，魚市散盡了之後的下午，長慶在鎮上的

一家茶館底樓下佔了一個桌子。他是子身，他沒有了家庭的牽曳，他現在每日這樣的在散市以後喝一二開茶。久已消沉在不可摸索的海中的菊貞底消息忽然在這個時候突破了。他底希望而來了。那是從一家小布莊上的一個經理，他從街上來，想走上茶樓去，忽一眼瞥見了長慶。他立即想起了什麼似的喊着：

「長慶！」

長慶獨自手捧着茶壺伏在桌上，沒聽得。

「長慶！」他再叫，聲高了些。

矍然如同從夢中醒來的長慶回過頭去了。

「哦，朱先生，」他懈怠地招呼着。

朱先生，那個布莊經理，走了過來，在長慶底茶桌邊坐下了，并且又招呼跑堂添了個茶碗。這使長慶奇怪了，從沒有和穿着長衫的如朱先生這樣的人共坐過呀。他奇怪着。他就先問：

「朱先生，有事情嗎？」

「有，有，有。」

朱先生一疊連聲的應着，他旋即疑看着長慶。過了一會，他嚴肅地說：

「長慶，菊貞在上海……」

長慶心中一動，眼前一陣昏花。他並不就接應。

「我看見……」朱先生說。

長慶睜大了眼睛：

「什麼地方做什麼？你怎麼看見？」

「四馬路，在那兒做野雞了。我走過，她來拉我，她不認識我，我認識她，是她！」

長慶眼圈一紅，接着絮絮地問他關於菊貞底衣飾，容貌，但朱先生却很模糊了。他說因爲是在夜裏，而且四馬路野雞是差不多一樣的，所以他不能仔細告訴他菊貞的狀況。

這一天長慶回家得很早，夜裏也沒有去打魚。次日大清早，有人看見長慶挾了個小小的包裹在開口車站裏。

長慶底蹤跡在開口鎮上隱沒了。人家都懷疑着他底生死，有人說他底漁船一直在鼈子門外被風吹到大海裏去了，有人說他自殺了，因為一個人太孤寂。但祇有朱先生却獨自點着頭。

過了約摸有五六個月，人家底腦子裏差不多沒有了長慶底記憶，而他却在一班中午的列車到站之後，要由鎮市到他底鄉間去的那條柳樹蔭的沙路上出現了一個，兩個，所有的在那條路上來往的人都注視着：

『是長慶！』

『呃，是長慶！』

『後面跟着走的女人又是誰呢，擦着這許多粉，妖怪樣的？』

人都懷疑着，並且都躡住着，看長慶挾着一大個包裹，滿面風塵地帶引着一個神祕

的女人靜靜地走。他們好像走在一條永長的平安的路上，並不疲倦，但也並不興奮。他們並不互相說話。間或長慶站住了，回轉來看她一眼，是用了沉鬱的眼色，人看不出牠底表情，她走緊幾步，依舊低了頭走，走。

終於有人招呼他：

「長慶哥——」

「噯——」

「回來了？」

「回來了。」

「你出門到那裏去了？」

「尋她——」長慶底嘴向她一努。

那個詢問的人楞住了。

「不認得了嗎，菊貞？」長慶顯露着辛苦的微笑。

『噢！是菊貞！不認得了！』

次日，全村鎮的人都知道長慶已經從上海尋到了菊貞回來，並且她已經算他的底妻子。對於這事件，人家底批評和議論是有着各種類的。男子們誹笑着長慶，說他要了一個曾經做過妓女的女人爲妻，他是「烏龜」女人們說長慶還沒有正式的「拜堂」他們是姘的。

同一天，在這個小村鎮上騰說着他底事件的時候，長慶却依然清早就整理好了他底漁具，撐着他的小船飄盪在冬天的江上。他照樣的從事於祖遺的生活，照樣地用着他底剛毅的儀態。市鎮上的關於他的話並不會被尖利的風吹送給他底耳鼓。

於是長慶底魚攤，不久便由菊貞經管着。她正直地做賣買，到現在，八歲的他們底兒子，也會得每天到魚攤上來照料生意了。

有外來的人，當飽飫了這個鎮市底掌故之後，看着這樣繁盛的魚市，因而問起牠底現狀來的時候，有人會首先舉出長慶是最大的漁戶。接下去是說他有個賢慧的幫助他

的妻子，再接下去，便可以聽到用感嘆的口氣敘述的他底娶妻底顛末。



## 栗 芋

在我所住着的巷口，恰是兩支市河底交會處。三叉的河面上，高高地建築着兩座成爲直角的涵洞，很爲寬大的橋梁。好幾年前，當天氣晴和的月夜，我常常歡喜去立在一頂橋上。在那裏，我可以從一排河房底玻璃窗中，如果牠門是不會被遮掩着，透視着每一家人底飯後的燈下生活。在一間一間的屋子裏，那朦朧的黃色的燈光裏，憧憧然移動着每一個父親、母親和他們底兒女底影子。他們有着種種不同的身材和態度，在白晝，他們又有着種種不同的執業，但在這個閒逸的時候，他們底平安與溫和的情狀，却至少可以說大都相同的。所有的父親，或者是在看書看報，或者是整理着瑣碎的陳設，或者是在把着茶杯與他底家人閒話。母親們大多是在做着針黹，看她們右手一拉一拉地縫着，我好像已看出了她們底仁慈與寧靜的心。孩子們或是伏在桌上就石版上鈔着日間的功

課，我彷彿可以聽得出滴滴答答的聲音，有些是在凝神地坐聽他底父母的談話，從他們仰起着的小小的臉上，我看得出他們底腦海裏是在充滿了各種新奇的幻象。

每一次看了這些好像忘記了人間種種悲哀與苦悶的肅穆的家庭生活，我總是感慨地生着一種企慕，雖然我自己底家庭生活也不會比所看到的有所遜色，而我所以爲和平的別人的家庭生活裏也說不定有着各種苦惱，但我總好像人家底是我所不能夠及的。

我所最初企慕着的是靠着我所住的巷口的那個黑漆牆門裏的那一家。我立在橋上，他們底那一間作爲客堂和起居室的河房是最最使我注意的。家具並不多，但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清潔的中等人家。他們全家好像祇有六個人，父親，母親，兩個孩子，都是男的，一個女僕，還有一個女人，我到後來才知道是乳娘。

當我搬家到這小巷中來，他們是已經住在那裏了，所以我先前並沒有認識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只是在注意到了他們底燈下生活之後才好奇地有一種要認識他們

的妄想。那個父親，看來是個溫和的好父親，而那個母親也像一個可敬的婦人。他們都祇有三十歲光景。兩個孩子，一個是有六七歲了，一個祇不過四歲前後，他們都是很可愛的。在小小的掩着白磁罩的石油燈的周圍，在我所看見的每晚，他們總是團團坐着，父親老是坐在中間，面向着靠河的窗，母親是坐在上方，小的孩子便在她身旁偎倚着，大的那個孩子和他底父親對面而坐。父親母親常是露着笑容閒談着。有時那母親也取出些工作來做，但不久就可以看見她完全停止了，讓她底工作攤在桌上。我常常在看着這樣情景之際，懷疑着他們何以每晚會有這些說不完的閒話呢？同時，親昵的夫婦之情，又使我憬然了。小的那個孩子是不絕地伸出小小的手來東抓西抓，大的那個却總是靜靜地在吃着什麼閒食，有時也可以看見他牽了他底弟弟走下椅子來在室中玩弄着。但是，常常又可以看見他們不時地要昂起頭來盼望着他們底歡笑着的父母，當這一對夫婦或許談說着什麼使這兩個孩子注意的話的時候。女僕不時地進來沖茶，而那個乳娘却默然地坐在那母親底背後的一個椅子上，要是他們不有時移動着他們底燈火，在橋上偷窺着

的我是看不見她的。

這種在燈前著話着以消化適才所進的晚餐而預備就寢的情景，在他們自己是平常得一些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可異的。然而在我，當一度，二度，三度地注視着了之後，便覺得這些是最最幸福的一家了。我甚至爲了這種目擊，向人申說着幸福是可以與權勢和財富沒有關係的，便是依靠一個人底勞力所獲得的薪金以生活的家庭裏，只要平安，牠就存在着了。

以後，每次走過這家的門前的時候，我便會想起了這個門裏面的幸福的家庭。我渴想着能夠有機會容許我闖進去分享一些溫和的空氣。我有時也看見那母親，或那乳娘，和那兩個大眼睛的可愛的孩子在門口，但他們沒有認識我，我對他們每個人看了一眼，就走過了。

某一天，在太陽已經將我底身影很修長地投在街路上的傍晚，我啣着一支和味的雪茄預備到附近的操場上去做一次悠閒的散步。在路旁，我看見了那個大的孩子。他穿

着——一身齊整的布衣服，手裏捧着一個與他底鬍鬚着短髮的頭一樣大的皮球。

他原先是走在我前面，但雖然我底閒懶的徐步也畢竟追上了他。我開始走在他旁邊，和他並行着的時候，他抬起小小的漆黑的眼睛望了我一次。我忽然感覺到這是與我所曾在橋上窺見的，當他聽得他底父母講着什麼使他注意的話的時候的他底天真的凝望一樣的眼色。真是個可愛的孩子呢，我這樣地暗讚着，因之又觸念起一個無邪的孩子底容貌、儀態和性格底長成，是真與他底家庭生活有着可驚的關係的。粗獷的，暴戾的父母，即使他們是能夠負擔着巨額的教育費，怕也不容易把他們底孩子養育成爲一個健全的人吧。如是想着，旋即又自己失笑了，難道因此便研究起所謂教育的那種學問來嗎？

那個可愛的孩子對我望着第二眼的時候，我就從口中取下了啣着的雪茄，報他以微笑了。

「那裏去？」我問。

他用小小的手指指着那一大片已經望得見的操場。

「一個人嗎？不怕嗎？」

他默然，好像是怕羞，我想這是因為我已是一個大人的緣故，在我和他之間已有着一種年齡的隔膜。如果我是個幼小的與他相仿的人，他是一定會揀選了我做朋友的。但我還是竭力試着和他接近，我問他種種普通的話，我答應他去到那個大操場上陪伴他拍皮球。不久之後，我們已經是朋友了。我攜着他底手。

從他底伶俐的、天真的嘴裏，我得知了關於他底家庭的種種。他底父親是在一個什麼廳裏供職的。他是在市立第二小學校裏讀書。他是姓趙，一向所懷疑着的那個婦人是他底弟弟底乳娘，這也是從他告訴了我才知道的。在廣漠的夕照中的操場上我和這個可愛的孩子玩弄着皮球，覺得是彷彿接近了一個愉快的天使。

不久，他底弟弟也被那個乳娘牽着手領來了，看見了哥哥在玩着球，那個小小的人兒也划也划地加入了球戲，直到兩個值日的兵曹手裏拿着喇叭來到操場上吹起催歸

營的信號來的時候，我們才依舊同行歸家。

在歸路上，那個乳娘從懷中取出了一把的構栗來，分散給這兩個小雛兒，如像母燕哺食給小燕子一樣。那個乳娘是很美麗，很仁慈，她這樣地帶着兩個孩子在路上走，人家是可能誤會她是母親的。他們一路剝着構栗吃，一路唱着小學生的歌，親熱又歡喜地走在乳娘前面。我看着這些，覺得這種小構栗兒也增加了新鮮的風味了。

我送他們到了門前，這兩個孩子對我笑點着頭，作爲道別，牽着乳娘底手走進去了。我悵然呆立了一會，到街頭去買了一包構栗回進了我住着的深巷。

從那一天以後，兩兄弟常常到我家裏來玩，由他們底乳娘陪伴着。缸裏的金魚，假山底洞窟，花壇裏的花草，兔子，這些都是他們在我家所感到的有趣味的玩具。沒事的時候，我常常看着他們玩。我對於這樣癡獸地看孩子遊戲覺得很有意思。我喜歡他們，我妻也喜歡他們。

我妻也時常和那個乳娘閒話，她們會得絮絮地講到大半天，全忘記了孩子們。據我

妻底觀察，對於這樣的乳娘，她是完全中意了。她領了孩子們回去之後，妻常常讚歎着：

『又聰明，又和氣，又會得管孩子，看上去真不像個乳娘呢。雇着了這樣的人，也是孩子們底福氣。』

自從我爲了生活的緣故，在晚上擔任了一個兼職之後，橋上夜望的樂趣是完全被裁割了。日間也比較的忙碌起來。於是，對於我底小朋友便疏淡了。只是在僕婦們口中，不時斷片地得到些他們底消息。

有一天，聽說他們底母親病了，而且似乎已到了不治的程度。正在煩亂於自己底衣食的我，當時也祇略略地分了一些心去冥想着他們底情景。我想，萬一這兩個孩子底母親真是病故了，他們底家庭底夜景又將是如何一個樣子呢？而這兩個幼小者底生活又會不會有什麼變動呢？雖則曾經這樣想起，但對於這種疑問的思索，我並不會問長下去，也並沒有自己底解答或推測。



終於在不多幾日之後，一個清晨，當我還未起身的時候，僕婦們在院子裏傳告着那個母親底凶信了。整個早晨，我們都議論着這事情，大家覺得那個遺棄了兩個可愛的孩子底母親是不會瞑目的。大家都感覺着悲哀，而這些却全是由對於那兩個失恃的孩子的憐憫而來的。

此後，好幾次走過那家，總是緊閉着門，好像是不住着人的。孩子是一個也沒得看見。門前是冷清清地。看着那釘着喪蘇的黑色的牆門，也好像裝着悲哀的情緒。鄰里之間，對於這扇大門裏的人的記憶，因此也逐漸地淡下去了。每當在晚飯後的燈下，我觸念起這個情景而對我妻說起的時候，她常常慨然地以爲一份人家，即使是很隆盛着的，如果失去了主婦，是會得立刻衰替下去的。

可是，他們却並非就此衰替下去。雖然亡故了主婦，在幾個月之後，人家看出他們還是如平常一樣地生活着。雖然那位趙先生不免要記念起他底亡妻，而兩個孩子要想到母親，但那個可敬的乳娘却依舊替他們把家事安排得妥貼，而且用着她底好心，哄得兩

個孩子照常的上學和遊戲。走入他們底室內，人家不會相信這是一個亡故了主婦的人家。大門以內，他們還是保持着和平的氣象。愛管閒事的僕婦們便又把這種情形告訴了我和我底妻，我們便都替這兩個孩子慶幸着。妻是尤其自傲着她底鑑識人的能力。

於是，冬天到了，嚴寒的天氣把我們逼迫得躲在緊閉着窗戶的家裏，溜撻慣了左隣右舍的僕婦也不再在下午偷空兒出去了。我們對於這姓趙的人家的消息又隔闕了好久。

直到過盡了臘月，在新年裏，一日，忽然又從女僕底口中聽到了關於這人家的消息。原來這一天趙先生在宴請着幾位熟識的朋友和親戚，因為這是那個仁善的乳娘升為他底後妻的吉日。據間接的傳言，趙先生是因為孩子雖然斷了乳，也得要人管，而一個乳娘和一個亡故了妻子的中年主人住着，也似乎有些不妥，所以，好在那個乳娘低丈夫也已經亡故了，便得了她的同意，將她來續弦了。

這個信息，在我們其實也並不是十分的突兀，也曾經有過一回預測到會得這樣的。

像這樣好性子的婦人，小孩又是她撫育長大的，來做了趙先生底填房妻，我們都以為比趙先生另外去娶一個女人來要好得多。這樣做了，他雖然終於續娶了新人，但孩子不會受苦，也可以對得起他底前妻了。

而事實却漸漸地證明給我們這些測度是謬誤的。從鄰里底閒話中，我們知道趙先生底家是一天一天的多事起來，而兩個孩子是一天一天地不幸起來。爲了如今是一個後母的地位，慈善的乳母也裝起了母親的態度。他是如同普通的後母一樣，對於前妻底孩子，如果沒有一種嚴肅的管理，是以爲彷彿失了自己底身分似的。對着外人，她常常說從前是用一個雇婦底態度來服侍這兩個主婦底孩子的，所以不能怎樣的儘着自己底撫育方法來管理，恐怕失了主婦底信任，但現在是負着代替前妻的責任了，如果她不把這兩個孩子留心地管教成長，人家一定說她對不起前人的。她並且宣說着她怕人家會誤解了她。

聽了這種話語，又觀照着那兩個可憐的孩子底逐漸瘦瘠與呆滯的情狀，鄰里們都

搖搖頭嗟歎着了。說着趙先生底家庭或那兩個孩子，憐憫的眉眼，代替了羨慕與稱贊的神色。

時常在街頭，我又看見那兩個兄弟。他們確是全改變了，衣服好像穿上了七八天沒有換，臉色是很萎黃了，眼睛裏已失去了從前的活溜，兄弟攜着手倚在牆上，或坐在門檻上，呆看着別家的孩子遊戲。

每次看見了這兩兄弟，我心裏總起了一種悵惘，而皮膚也會得生一層顫抖。一份人家真是不能差一個人呢，我會得這樣想着。

一個星期六底晚上，月色大佳，我因為連日又聽到許多關於這兩個幼小者底悲哀的命運的話，就決定出巷去到橋上眺望一會。我所望見的他們底晚間的家庭真是全改變了！在從前每晚都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的那一間河房裏，我只看見在幽黑的美孚燈光下面的那兩個孤寂的小小的黑影。他們是在讀書？是伏在桌子上打盹？我全都看不清楚。在左邊一室裏，雪亮的燈光却在掩蔽着玻璃窗的白幕上映繪了兩個走動的人影，我認

得出，是那「雙新糰」。

我悄然呆立在橋頭，心中是一片空白。我並不再有什麼感慨。我以為這所房屋裏是已經換住着一份人家了。但從窗裏望進去看見走入那間兩兄弟在着的屋子裏來的女僕，却明明還是從前所認得出的那個。她手裏似乎端着一碗什麼東西，進來安放着中間的那隻桌子上，並且做着手勢，像是在對那兩個孩子講話。以後是看見他們懦懦地移動着，伸出了手在碗裏取了那一團一團的東西，剝着皮慢慢地吃，終於沒有父親，母親或乳母來陪伴着。當我離開橋頂的時候，那女僕已經把那碗贖餘的食物移在畫桌上，三個寂靜的靈魂呆坐在桌邊，好像要守盡這茫茫的永夜。

次日下午，我在出外想作一個休息日的散步的時候，又在那夾植着柳樹的到操場去的路上看見這兩個孩子。弟弟底左手裏捧着從前我所看見過的那個舊皮球。他們各人手裏拿着一枚芋艿咬嚼着，看見了這食物，旋即想起昨夜那個女僕給他們的大約就是這個了。因之又記憶起從前吃糰栗的時候，我可不會料到現在這兩個孩子底食物是

要那個女僕來分給了。

我不敢招呼這兩兄弟，我怕問答之間，竟會使我感着異樣的悲哀。我跨着大步走過了。在黃色的斜陽裏，我終於仍回頭去看了他們一眼。他們是又牽着手蹣跚然在道旁走着，小小的四點眼睛蒼茫地望着遼遠的落日。

到現在我沒有忘了這可悲的情景。但是，除了不敢再注意到他們的事之外，我何曾對於這兩個可憐的小人兒有一些幫助！我只是因了這事件而相信着一個人是會得因為地位之不同而完全轉移了感情的。但我底妻，她却另有一番感慨，她說希望自己底子女能夠由她自己撫育到成長。

## 閔行秋日紀事

一九二〇年底秋天，宿雨初晴，在侷促的寓樓裏，我頗感到了些蕭瑟的幽味。這時我底隱居在閔行的朋友無畏庵主人底信可巧來了。信上是祇有着這樣的寥寥數字……

小庵秋色初佳，遙想足下屈身塵市，常有吉士之悲，倘能來小住一旬，荷  
葉披披，青蘆奕奕，可爲足下低唱白石小詩，撲去俗塵五斗也。 無畏

於是我便決定了作一次短時旅行。約略地收拾了些衣服什物之後，帶了我唯一的小行篋，搭上下午三點多鐘的公共汽車向閔行進發。

我搭上這汽車的時候，離規定的開車的時刻還早，車上祇有兩個人已先在着一個

是商人模樣的二十餘歲的少年，一個是和尙。我是到過閔行那個地方的，我曉得這汽車要走多久，而且因為這汽車的顛簸是出名的，在車上想看書看報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疲乏地闔上了眼睛，獨自預想着無畏君小園裏的秋色。他那裏有很好的西府海棠，有清澈的池塘，有頗費了些工夫和金錢去收集來的東洋小盆景，這些都是我去年到他那裏去遊覽時所記憶着的。尤其懷想着此番再去看一看的是他書齋裏的數百種元明精槧書。聽說新近又從式微了的舊家買到了一塊太湖石，是江南著名的所謂碧雲峯，也希望着去賞玩一番。

遐想之間，車上已擠滿了人。待我漸覺得身子被擠得不能舒適，而車頭又在拍拍然蒸汽欲動的時候，我偶爾把下垂着的眼皮向上略略地軒起，滿車的人啊！這樣牲畜似地裝載着。

數羅漢似地一個個地看過去，兩膝間夾着扁擔和繩索的鄉人，抱着幾大盒紙捲煙的小本經紀人，比我先上車的那個少年商人與和尙，真是很滑稽似地，和尙底貼身，何



以却可巧坐着一個女尼，兩個之間，可有什麼關係嗎，雖則神色之間是裝做着不相識似的。對面是接連地坐着三四個學生模樣的少年，顯然是十分稚氣的，他們底旁邊，接近着汽車夫座底後背，在車門口，可不是很危險而又很可驚嗎，坐着這樣一個少女！我再說一遍：這樣的一個少女！

並不敢過於誇大了，也並不願意承認我是沒有看見過美貌的女子，我確說這個同車的少女是異樣的美麗的。他有着純粹中國式的細白的肌膚，鼻子雖然夠不上希臘式，但畢竟也高得好看，眼睛是這樣的黑而有神，頭髮却又蓬蓬然類似歐洲女子的棕色。我疑心她底血不會純粹是中國的。她坐着，好像是久已習熟於這樣顛簸的行程似的，只隨意地坐着，但姿態已是出衆了。

我所謂可驚，是說她底美貌；而所謂危險，是說同車的人都注意了。鄉人和年老些的小本商人只是漠然地望着她，好像他們是絕不動心的，只不過順眼望罷了。少年商人也望着她，我明白他在怎樣想，他似乎瞧不透這個女子是何種人，但他無論如何不像

能娶得她的人，雖然他是該當娶妻子了。女尼用嫉妬的眼光看着她，和尙是嘴裏唸着南無佛似地看着她。三個可憐的少年學生呢，我說這就有危險了，他們倒轉了頭，臉紅紅地怕被人發現似地，眼睛不時地在轉到她臉上去。車子顛簸得利害，那和她貼身坐着的學生，不幸他又似乎是年紀較長一些的，便趁着勢在擠着她。我很看得清楚，三個少年人中是起了競爭了。

但我們底旅途中的尤物却似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他是聲色不動。雖然我這樣自詡爲頗識得透女人的人，也不得不說她假裝得真與一個端莊的大家閨秀沒有兩樣。我暗自替她喝采，而有時也居然自己懷疑起來，或許我底眼光也判斷錯了。

汽車夫也在回過眼光來了。

車子簸動的利害，在我是很苦的事，但在那妄想着的學生是一個好機會。他儘力地衝突着她，她本然如不覺得。和尙閉一閉眼睛，脣吻一動在唸一聲南無佛。

我對於無畏庵的事也全然忘掉了，車早已過了惠靈站。車夫頻頻地回過頭來，向她

微笑，甚至還點點頭，好像認識她而和她招呼似的。她臉色雖然仍是莊肅，但我十分瞧得出，眼色是對於這個汽車夫很透些神秘的意義的。我就是在這情形上有些費猜測了。

我看着她。我會得用一種堅強而持久的眼光看一個女子，在我雖是遊戲，但在女子是幾乎沒有一個會不覺得可異的。我看着她，她隨即也注意到了。

她好像很害怕，又很煩亂，神色有些變了，但旋即恢復了原狀。這其間祇不過一二秒鐘，除了我，誰也沒有注意到。

車夫好像中了酒，車飛駛得更快了。一大片平疇在旋轉着，身子是被簸動得幾乎要反胃了。我從沒有坐過這樣的車。我想：有美麗的女子同着，不是旅行之福，這是不會錯的。我平生有過三次不幸，都是因為有一個美麗女子同着的原故。一次是到青島去，船裏有着日本的一個名字叫什麼燁子的著名美女優，中途遇到大霧，很恐怖地航行了五天。一次是在到杭州的車中，對座是我國著名的影劇明星柳近松女史，於是我失去了一個貴重錢包。第三次是在電車裏，剛和一位經同行的朋友某君底介紹而招呼的某女校皇

后交換第一句話的時候，車子給一部大運貨車猛撞了一下，一塊玻璃破了下來，傷了我底手腕。現在，車開行得這樣快，而車中又有着這樣一個美貌少女，怕不要再遇到第四次的不幸罷？

不錯，當一個人想到危險的時候，危險就來了，我凝想着在這個少女底媚姿中，我不會知道汽車夫怎樣的疏忽了一下，車子陡然向斜刺裏疾馳出去。目擊着他開車的幾個乘客發了一陣驚喊，我向左右回轉頭來，一時不知道出了什麼岔子。等車夫急行殺車的時候，我們已全體受到猛烈的震擊，車頭於是已半埋入一個路旁的土山底崖壁裏。

每個依次地倒在隣座人底身上的乘客跳下車來了。擠壞了脚的人手撫摩着脚，頭昏的人捧着頭，幸而都沒有大的傷害。車既已壞了，喧噪，責問和抱怨都是不中用的。好在離目的地不過一二里路了。客人便自認着不幸各自邁步走了。正是將近五點鐘的垂暮天氣，曠野上的秋空是很可觀賞的，寂靜的大樹和土阜好像黑影繪似的描在五色燦爛的東方的天上，這裏有一個年老的鄉人在掘取蕃芋，那裏有三兩個牧羊人在遠離着他

們底羊羣席地鬪草，遠處村舍底屋上裊裊地升起了青色的幻想的炊煙，空氣中浮漾着村巷裏的犬吠聲，呼人聲。對着這樣的景色，憬然地冥想着我身如在米萊 (millet) 底畫幅中。我是這樣久遠地離絕了鄉村了！我吸着一支和平的捲煙，預備漫步地走到我底朋友底棲隱所。

有意無意地正看見那個同車的少女。她正在重新結束她所帶着的一個花布包裹，高高地好像是很重的。乘客都已走在前面了。她似乎很感到困難，如她那樣的女人，要手提着這樣大的包裹而走到閱行鎮市上，確是不可能的。我看她躊躇着。我也因此暫住了。她很困難地掣了那累墜的包裹一步一步地挨着走，氣已經喘得很急了，臉暈着嬌紅。她走上到我身邊了，她顯然是有意地避開了我，走到路底那一邊去。我一路慢慢地按照着她底步武走，紙煙燒上指甲了。我不止地注意着她，心中詫異着這樣罕見的美貌。她也有心無心地看着我，臉色之間似乎頗靚靚地。

『我替你拿了這包裹罷……』

我故意穿過路去，這樣說，心想加上一個稱呼，但不知應當怎樣說才對。

出於意外的是她並不答話，祇是笑，笑得很異樣，雖然我現在已不能用文字描摹牠怎樣的使我詫異。兩排純白的牙齒露出着，眼光中顯現着某一種意義，譏諷着我？勾引我？或是自己有些窘迫？那是都不可得知的。

但結果是我從她手裏接過那個包裹來。很重，即使是我——我並非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我底意思是不過要說明即使是一個男子——也幾乎不能隨意地向前趕路了。這個效勞使我有與她交談的特權。我們慢慢地走。秋暮的風吹亂了我底髮和她底，衣衫獵獵，頗有一番風致。我隨意地詢問她，她居然也對我有各方面的探問。

同行時的談話，並不能使我們相互地知道了對方底真實，我所能從她那裏得知的是她是一個小學教師底妻子，她也曾讀過書，識幾個字，現在是從上海買了些什物回來。她所能從我這裏得知的是我是個在營本部裏當參謀的，現在是到閔行去看朋友。關於我底職業，當有人問起的時候，我常是歡喜捏造出一種名目來應答的。這並不是我願意

有所掩飾或說謊，只是因為我底職業……唉，我又有什麼職業呢！在上海似的這種地方，對人說我是並沒有職業，這是最危險，最吃虧的事，你會得因此而沒有住處，或甚至失去了法律上的保障。但我何以要對這個邂逅着的美少女說出這種使人遠而避之的職業來，那是連我也不明白當時是被動於那一種概念了。

走到閱行鎮的汽車站，夜底黑影已在降下來了。停車場上寂靜得緊，沒一個人，人家底玻璃窗裏閃動着幾點燈火。

「到了，我自己來拎罷。對不住，謝謝你！」她這樣說，暮雲下似乎她很高興着，伸出手來想接過她底包裹去。

「府上在那裏，讓我送到了罷，天已經夜了。」

我好奇地說，心想去看看她底居處。

這在她，似乎是意外的。她好像很不願意我送她到家，手還是伸出去，急於要將那包裹接了去似的，她說：

『不敢當的，我自己好拿了，沒多少路了。』

於是，包裹還了給她，她再謝了我一聲，我看她後影消失在一條修長的幽巷中去了。

第三天下午，我和無畏君的話也談完了，他在廊前和一個鄉親斟酌些田園上面的事情；我獨自在長廊下閒步着。看看天空，最早的歸鴉的第一羽已經啞啞地鳴着飛奔向巢中去，我悠然地想起了那個來時同車着的，有些異樣的少女。

她是何等樣的人呢？我不禁心中回復着疑慮。普通，小學教師的妻子，人品是最複雜的，可以有式微了的大家閨秀，可以有端莊的小家碧玉，可以有營着秘密生活以幫助她丈夫底經濟的賣笑女。她究竟是那一種人呢？或許，她所說的她是一個小學教師的妻子，的這句話，也是不能信任的。

總之，在我底自詡爲能看透一個女子的眼光中，她，因爲被她底美貌所掩飾，成爲一個要加以考察的神秘的目的物了。



閒着沒事，我就緩步地走到街上。

這是個江濱的市鎮，油和米是大宗商品。這時已在黃昏，油廠裏，米廠裏都靜悄悄地早已停止了工作，由上海到平湖去的下午的小輪早已過去，四散到各小鄉鎮的划子也都早已開出了，船埠上沒有一個人，江水打着木樁，禿禿地響着。我穿過了那唯一的大街，來到江邊。江上籠罩着一重晚煙，朦朧地不能看得很遠。幾隻大航船底高聳着的桅杆支着大的帆隱約地可以看見，但都好像老是停住着在一個固有的地方似的。漁船如落葉似的在盪漾着向岸邊來。

同是一條江水，在下游的上海底江面上，此時是有不少的人和貨物在上下着，水面上映照得燈光燦爛，不愧爲一個煩亂的都會的江面，而此地，却靜寂得如在中世紀神話裏所講到的有怪異的船隻浮到仙境裏去的江流。我這樣地閒想在船埠上。

在上游，距離我站立着的地方約一百五十碼光景，靠我這一方面的江岸突出着一塊土岬。伸出在水面上約摸有一丈長，朦朧中望去，似一塊石磯。這時有一艘小船從對岸

浮來，好像是要到這個土岬邊去停泊似的。

那是普通的小蓬船，一個人搖着櫓，艙中不知有沒有人，我想這準是鄉人底歸舟。但當看見那艘船停泊在土岬旁邊而並沒有人上岸來的時候，我底逆料是錯了。我於是想這是預備夜泊的船，在鄉下，這種情形是很多的。

天色很昏冥了，江面上的風吹得人冷冷的，我想返身回去了。走出船埠，走過了一條小巷，昏暗中，有一個纖小的人形從巷中閃出來，擦身走過。我返身一看，顯然是一個女子底後形，走遠了，消失在幽黑中。再前走幾步，忽然想起這個女身底後影底消逝和前天同車的那個少女底後形消逝在長巷中對於我竟有同樣的感覺。心中又想念起那個少女。

好奇心使我回轉身去追蹤她。我小心地在後走，她是走得很快，手中似乎捏着一個小包，這樣的疾走，全不似前天那樣嬌弱的姿態了。她儘是向前走，走過了船埠，走過了市梢頭的最後一家油坊，沿着江岸上的小路走。到那裏去呢，這樣遲的時候，又這樣地急疾，一個孤身的女子？她頭也不回轉來，但我看得出好像很嚴肅的樣子。我在很遠的距離中

跟蹤着，她沒有覺得。

我正在奇怪的時候，她忽然在前拍着手掌，好像做什麼暗號似的，隨即黑暗中也有  
一個掌擊聲應着她。我於是明白了她一定有什麼祕密的勾當，對方的掌擊聲顯然是從  
那不點一個燈火而悄悄地停泊在土岬下的小船上來的。

如盤子大的黃色的月已在江面上升起來，這是望日前後的月，而且又是接連着的  
雨夜之後的第一個秋霧的月。水波，土岬，小船，她底身材，都顯明地彫繪在月光裏。我止住  
步，隱身在一株樹後看着。

她走到了土岬邊，小船上跳上一個人來，從她手中接去了她所拿着的東西，又很敏  
捷地跳下船去。她便也立刻回身，向原路回來了。走過我所隱匿着的樹前，從月光下看得  
清清楚楚，怎麼不是前天同車的那個女子呢？

回看江面上，黑黢黢的有十幾艘大船在銜接着逆流前進，土岬下的祕密的小船已  
盪了開去，有人在和那些大船上打着呼哨。四野裏是寂靜無聲，祇有江水在花花地響。

次日，從早上起天色就又變了，細雨瀟瀟地下個不停。我除了與無畏君閒談外，把所有的獨自的時間都花費在對於那個女子的幻想。昨夜所目擊的事情，我是已經估定了，她一定是幹着什麼私販的勾當，測度起來，如果爲認危險一些，說不定她所祕密地交給那小船上的小包裏是藏着軍火，至少，平穩一些，也得是煙土嗎啡或海洛因一流毒物。但我所驚異的是如她這樣的姿色的人而做這種可怕的祕密的事情，真是有些不稱似的。說是個小學教師底妻子，恐怕也未必是真話吧。

事情是完全於我無干，但不知怎的，我心中老是記挂着。雖然也可以說是爲了她底美貌之故，但她底美貌和事業，於我又有什麼干連呢？我確然對於這個女子並不會有過染指的慾念。我心中不捨地記望着，我却並未知道如何才好，我並不存心要探聽那個女子底居處和生活，也更不會想查考她昨夜所做的事情底真相。這樣地又過了一夕。

次晨，居然晴了，太陽光很溫暖。無畏君尚未起身，我便獨自用過了早茶，信步出去到街上走走。心中頗有着能再見見她也好的意思。市上正是充滿了魚腥的時候，我掩着鼻

子從賣菜的人底籃子堆裏穿過，想還是到江邊或花園裏去走走，呼吸些新空氣。

在將近市梢的一條小巷口，手拿着秤在與一個蔬菜小販交易的女人不就是那個心中沒有捨棄的祕密的人嗎？我原知道在這樣的小鎮上，要尋找一個人是很容易的。我走近去，她已經買好了菜，轉身進巷裏去了。

我跟着在後面，這回是存心要使她覺察到了。我把脚步放重，并且又裝着咳嗽。她隨即就回過頭來，看見我了。

她向我微笑着，點了點頭。

『買菜嗎？』我搭趣着問。

她停了脚步，等我上前去：『是呀！』

『你住在這巷裏嗎？』

『是呀。』

她笑着看我，覺得我有些傻氣似的，又向前走了。在她，是以爲我們之間的話完了。至

於我，也覺得是沒有話可說了。但我並不想就是這樣的捨棄了她，我是又被她底美貌底魅力挽住了。

『慢走呀……』

『什麼事？』

她很有些詫異我這樣的糾纏了。

『昨天我看見你呢。』我終於說了出來。

『昨天沒有這會事吧？』她張大着眼睛。

『有這會事，是昨天……黃昏時候，我看見你遞一樣東西給小船上……』我笑着說。

我現在竟記不起當時說此話的時候，我底眼睛裏究竟含着些什麼意義，我真不解她何以會得這樣的吃驚。她是頓然間手裏微微地震了一次，臉色也略略地變動了一下，但隨即都恢復了原狀，好像沒有感覺到什麼。這是我至今追想起來，也還是佩服着的。

『沒有這會事呀，你恐怕錯看了人呢。』

她這樣說，我心中更懷疑起來，我十分肯定地估料着她一定是過着一種秘密的生活。她爲什麼要這樣的瞞住着呢？我對她冷笑了一下。

這好像給予她一陣輕微的顫動。

『你看錯了人呢，』這樣說着，她向道旁一扇黑漆得很亮的矮矮的門裏走了進去，留一瞥懷疑的眼光給我。

我隨即後悔着不該把那件目擊着的事情說破的。這樣做了，既是對於她少一個接近的機會，而且在我自己還說不定要有後禍。但我素來是個隨遇而安的人，這種思慮在我腦筋中佔據得並不長久。

下午在無畏君書齋中幫他審查幾種新收到的精刻本書，替他翻檢各家藏書誌，書目，研究紙質和字型，直到四點多鐘。出來走到池塘邊，看看已是日色西沉的時候，便又無端地想起那個女子。在我是以爲心愛着的美貌女子，如果能夠與我略通情愫，無論時間的久暫，都是好的。我並非是想佔有一個女子，我絕沒有那個思想，我到如今也還是一個

處男，我不過要認識每一個美貌的女子。人說我意淫也得，就是說我好色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我又信步地走到早上遇見她的那條小巷裏，找到了她所曾進去的那扇矮矮的門。我在門前徘徊着，好久好久，沒一個人出來，也絕不有什麼動靜。巷裏的人家全都是這樣的靜寂，不禁想起從前詩詞中所寫的門巷悵悵的情景。

我失望地走出巷去。走出巷便是大街，向東一望，滔滔江水又橫在前面。於是我重又走上輪船碼頭，瀏覽江上的晚雲歸棹。

再看看那邊土岬邊，不再有什麼船隻，只有一條野犬在叢草間。我再拖曳着無聊的腳步走過去，心想到那個土岬上去登陟一番。走近土岬，聽得有一陣女人底歌聲在水面上，但看看這時的江上是很乾淨，左近並沒有什麼船隻。野犬看見有人過去，便狂吠起來。到了那土岬底頂上，才看見牠後面的岸灘邊停泊着一艘蓬船。歌聲正是從那邊出來的。我正在感覺到這歌聲好像是熟識的，因為被犬吠聲所驚動，船裏有人在推開了蓬出來。



了。

呀，又是她！

她看見立在土岬上的是我，好像很有怒意似的，立即走出船來：

『是你嗎？我知道一定是你。』

『我倒不曉得船裏的人是你，在等什麼人呀？』

『等你呀！』

她說着跳上岸來。

『我問你，你爲什麼老是跟着我？』她正色地責問我。

『我跟着你嗎，你爲什麼要禁止一個人跟隨一個美麗的女子呢？』

我微笑着說。

我抽出一支紙煙來吸了。她靜默着，眼睛沉思地凝看着我。

『你是不是在營裏的呢？』

「是的，我已經告訴你了，那於你有什麼相干呢？」

「你來做什麼的？」

「看朋友呀。」

我開始覺得她責問得太奇突了。她對於我可有什麼懼怕嗎？她可是將對於我有什麼動作嗎？由前晚那樣的事情看來，她顯然是個危險的女子。但是我可要避開她嗎？不是這樣的美麗！

「你想做什麼呢，先生？」她又問。

我笑起來了，我想做什麼呢？這在我自己也沒有知道，我是來做什麼的呀。

「姑娘，這可叫我難說了，我並不想來做什麼的。當我沒有走到這裏之前，我還沒有知道這裏有船，也更不知道這船裏有着你。放心罷，姑娘！你約會什麼人嗎？我是可以讓開這個地方的。」

我向她鞠躬着。

她冷笑着，從我手裏搶了我底紙煙去，吸着，並且在我帽子上打了一下：

『去罷，停會有人來，你不會得有好運氣。我們讓開你了，你要做個聰明的人！你如果不願意，就請到船上來等你底命運也好……』

她底語言是這樣的有力，她使我心中顫動，我真不解她是什麼意思，她好像對於我又好意，又惡意似的。好底話，似乎都是真的，並不對我有什麼謊騙。

她大笑着很輕捷地跳下船去，把船蓬拉攏了。幾秒鐘後，她又推開了船蓬，看見我還是在癡立着，又笑起來了。

『癡人，還不去？你她沒有覺得你底危險嗎？』

天色又照例地黑下來了，被她底嚴重的話所恫嚇，我走下那土岬，依照着她底催促，回去了。正走之間，約略地看見前路有一羣人來了。忽然又想起了她底話，心中未免有些震懾，便在樹後隱匿了。

走過的確是五六個身材強壯的少年男子，手裏各人提着大大的包裹。他們走過那

土岬後面，拍着手做個信號，小船裏的她底語聲又在我耳中響着了。不多一會，那小船便盪了開去，逆流而上。

我都看見得很清楚。我便又跑上那土岬瞭望着。暮靄中隱約看見有人在船頭上指點着。船是漸漸地遠了。我呆望着。

她底聲音忽然破空而起：「留心啊！」

接着「砰」的一聲，我覺得有一顆子彈從我身旁擦過。於是我返身走了。

她底笑聲歌聲又同時在朦朧的江水上響起來。漸漸地遠了，低下去。

在晚風的歸路上，我百方地思索着這謎似的奇遇。我不解這是怎麼一會事，對於她，我終於不明白她是何等女子，對於那個發鎗的人，我不知與他結下了什麼仇怨。

晚飯後的無畏庵的燈下，我把我底故事詳細地告訴我底朋友。他也不能替我解釋。他底一個少年僕人，他是在座後聽着我訴說的，却好像知道着這事情底真相的。

「先生，你說的可是那個紅頭髮女人嗎？」

「不錯，正是個鼻子高高的紅頭髮的女人……你認識她嗎？」

「並不認識，但是曉得她是一個販鴉片嗎啡的人，她有一個父親，是個鹽梟，新近才到本鎮來。近來每天夜裏有幾十船私鹽搖過，據說都是她父親的。她常常到上海去私帶鴉片和嗎啡，再派人用小船偷帶到各城市去賣……」

「沒有人去促她們嗎……？」我問。

「這裏沒有大兵，他們怕誰？況且他們是常常從這個鎮到那個鎮地遊行着的，這裏有人要想去捉他們了，他們就搬走了，甚至他們還可以住在船裏，不上岸來。他們有幾百隻船，過境的時候，警察和官兵都不敢說一句要搜查的話……」

我方才從僕人底嘴裏明白我所做下的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一個怎麼殘酷的誤會呢？祇爲了我自承是在營部裏的人，於是無端地驚散了一羣平安的浪漫生活着的人。我難道真是到閩行來要蓄意對於她們有什麼不利的嗎？現在是鑄成了這樣的錯誤，在我

是幾乎中了不情的鎗彈；在她又是將辛苦於一種水上的浮浪的生涯。思想起來，心中感到頗有些不安呢。

## 詩人

早幾年前，你如果到我們這寒儉的小城裏來作一次匆促的旅行，除了引導你遊玩各個私家花園和嘗味幾種當令的土產外，我決不會得遺漏了請你到松苑去喝茶的。這松苑是城裏的一家茶居，翼然矗立於市橋旁，雖則是小樓一角，佈置得倒很精緻，坐位既然舒適，茶葉也講究，此外，又因為對面麵館裏的小肉麵，有不亞於上海城隍廟裏所可以嘗到的風味，所以每天的茶客很多。但我請你到那裏去喝茶，可並不是爲了上述的理由。我很知道那是要被你見笑的。我底意思，是要你在這個最好的機會中，見見我們這小城中的各種奇奇怪怪的人物。

樓下的那些販夫、走卒、輿台、皂隸之流想來是無須我介紹的，我所應該介紹給你的，是樓上的茶客。大概每晨在九點鐘以前，聚集在這小樓中的都是些公共機關中的辦事

人和中小學校的教師。他們一起身就踱到這裏來，泡一壺茶，點一支煙，於是和鄰座的朋友（好在都是認識的）談起海天來。有幾個甚至到這茶居裏來洗臉。談了一會兒，才覺得尚未吃過點心，於是潤綽些的叫一碗麵來吃了，省儉些的便吃兩個小燒餅。吃罷再談，看看捱到九點鐘光景，便把茶壺蓋一翻轉，（這表示吩咐堂倌保留他這壺茶，等下午再來喝。）紛紛地散了。但這決不是說這茶樓的早市已經終了，因為這時另有一批老主顧來喝茶了。那都是本城的富翁和紳士。他們沒有拘束了身體的職業，早上儘可睡到日上三竿，起身後再料理一些家事，在家裏擺一刻架子，然後捧了個水煙筒，年輕些的便帶了一罐美麗牌香煙，踱到這茶樓上來。他們也像前一班茶客似的互相高談闊論着，（當然所談的話題是大不相同的。）直到他們底二爺或丫鬟來請吃午飯，才又紛紛地散了。下午一點鐘到四點鐘，是這茶樓底生意清淡的時候，四點鐘後，早上的第一班老客人又轟集着了。他們走圍棋，弄絲竹，甚至向隔河的小酒店裏叫酒菜來吃，聲音嘈雜得完全成爲一個俱樂部了。這樣直到天色昏暝，堂倌來掃地的時候才歇。



在這兩班茶客中，你可以見到我們的老名士，三十年以上的小學教員，拖着辮子的老經學家，合邑聞名的孝子，四十年前曾經使人望而生畏的惡訟師，以及小學教育專家，琵琶國手等等五光十色的人物。但是，這些人至今也還在着，這幾年內並不會有什麼改變，我之所以要希望你能夠在早幾年以前來者，祇爲了我要特別介紹一位詩人給你。

詩人是這茶樓中唯一的從每天早晨七點鐘坐到正午的老客人。在我所曾講給你聽的第一批茶客中間，他並不缺乏了談話的伴侶，而在第二批茶客中間，他也決不是不受歡迎的。我似乎不必把他底名字告訴你，因爲他原是以「詩人」出名的，就是每天和他在一起喝茶談天，甚至圍棋，賦詩的朋友，也都稱他爲詩人，而不呼其名或字的。如果不是在大雨，大風，或大雪的日子，到了七點半鐘，茶樓裏還沒有這詩人底蹤迹，我們便可以聽見人家問：

「怎麼，詩人今天還沒有來？」

或是有幾個與他更熟悉些的，便會說：

「哦，詩人大概又生病了。」

而這一天，詩人是準不來的。這樣地過了一天或兩天，詩人病愈之後，又照常飄蕭着他底詞鬢大清早就踱到松苑來了。

詩人的生活，從古以來都是神祕的，我們這位松苑裏的詩人底生活，當然也未能免乎此。往往有些對於他底生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茶客，在當他偶然早一些回去的時候，目送着他走下扶梯，會得搖着頭懷疑似地說：

「他底生活究竟怎樣過去的呢？」

但我却獨享了詳細地知道詩人底生活的權利。因為我曾經和詩人做過幾年的同居。我很記得當詩人搬家到我們間壁來的那年，我還在中學校裏讀書。詩人有一個哥哥，一個嫂嫂，一個十餘歲的姪女。詩人自己雖然已經有四十多歲，但却沒有妻小搬來。據說從前他確曾有過妻子，不知怎的，在結婚之後不到一年，就回娘家去了。詩人從此就沒有再娶妻。人家說這是因為他脾氣太壞了，所以沒有女人肯嫁給他。但我看也未必是爲了

這個理由，否則我何以從來沒有看見他發脾氣過呢。他底哥哥是從前清時候就出門做幕府的，到了民國時候，便在江北一帶陸續做了些科長科員之類，所以在搬家之後第三天，他就又出門去了。飲食起居這方面的瑣屑事務自有嫂子姪女替他料理，所以詩人儘有福氣天天做詩、喝茶或飲酒了。

在那一年中，我還沒有在中學畢業，還沒有染到上茶館的惡習慣，詩人在松苑樓上的情形如何，我不很知道。但我每天下午總看見詩人在窗邊顛頭簸腦地做詩。有時，他一篇既成，得意起來，便會叫我：

『來，來，你來讀讀看，讀得斷嗎？』

其實他錯了，他以為我連詩之類的東西還沒有能力斷句，所以誇炫似地這樣說了。於是我便不願意過於拂逆了他底好意，走進他書房裏去，從他手裏接過那張塗改得幾乎讀不下去的詩箋，拜讀了一遍，當我讀完之後，他總拍着我底肩膀，喊一聲『好！』這並不是在自詡他底詩好，他是因為我居然能夠讀得下去，所以誇獎我一聲。至於他底詩，雖然

我自己還未必能做得到，却實在不覺得好，因為他所做的全是試帖詩。

除了做詩，喝茶，飲酒，和抽旱煙以外，我們底詩人是什麼都不會的，鄰里之間，大家叫他「書獃子」。人家常常在背後竊竊地懷疑着，如果沒有那麼樣友愛的哥哥和賢惠的嫂嫂，他究竟將怎樣過活呢？可是人家雖然替他抱着這樣的杞憂，而詩人自己却絕不想到這問題的。當他高興的時候，偶然有隔壁的年老的婦人們會問他：

『先生，你一天到晚抓着筆，嘴裏哼着山歌，在做什麼文章啊？』

於是他會得張着歪邪的嘴，哆露了幾十年未漱刷的黃牙，狂氣似的笑起來：

『哈哈！山歌，文章，哈哈……哈！你們那裏會懂。我說出來你們也不會懂，哈哈……我做的叫做詩……現在告訴了你們罷。』

這樣說着，大概是爲了得意的緣故，接着他總搖着頭吟咏他平生最得意的句子：『春老花無影，樓高月近人。』老婦人們雖然看了他這種態度有些害怕，但對於他所謂「詩」這樣東西實在是有沒有懂得，便不得不搭訕着問：

『詩是不是你說詩嗎？詩是什麼東西呢？』

於是格外引起了他底狂興。他摩挲着雜亂的長頭髮鄙夷不屑似的冷笑着道：

『哼！是不是，我說你們不懂！詩是什麼東西，笑話！你怎樣會問出這樣膚淺的話來。詩是什麼東西，哦！這個叫我怎樣回答好，我告訴你罷，詩就是最難做的文章！哈哈……』

因為發明了這樣的詩底定義，他會像怪鷗一般的笑起來。但是這種笑聲往往被那老婦人底囉嗦的追問所打斷了。

『那麼，先生，你既會得做最難做的文章，為什麼不到學堂裏去做教書先生，亦好賺幾個錢？』

大概這樣的建議，最使他惱怒。所以你會得立刻斂盡了笑容滿睜着他底小小的眼睛，對着那老婦人責問似地喝道：

『什麼話，賺幾個錢俗不可耐！』

底下他也不再說下去了。他管自己去吸他底旱煙，或再繼續着吟詩。於是那老婦人

也祇好討了個莫明其妙的沒趣走了開去。

他搬來之後的第三年——這是在我和他都是很重要的一年。我是已經在中學校畢業了，而且做了一年的小學教師，這一年是初加入松苑的集團。每天早晨我總在茶樓上看他和許多茶客談天。我對於他底實際手腕的佩服，便是從這時候開始的。認識的人當然不必說，就是一向不認識的人，他會得很巧妙地利用一個借火柴我掛衣裳的機會去兜搭上去，一下子就滔滔不絕地和他談天起來，使旁人以為他們是最密切的朋友。人家對於他也並不憎厭，因為他不但會做詩，又會做輓聯，又會得寫幾個字。有時候可以用他。

「詩翁，來來，相幫做一付輓聯。」

「哦，可以，可以。輓什麼人？」

「輓我們舅父底泰山前任縣長。」

「哦，百里候，這個輓聯不好做。容易顯醜。」

『客氣客氣。今天茶錢我會鈔，費神罷。』

大都是這樣的，詩人底潤例很低，無論煩他什麼寫件撰件，祇要你替他會鈔茶資，他無有不答應的。但是，在這年的臘月裏，詩人交了厄運，他底哥哥生着病回來了。爲了服侍哥哥，他有二十多天沒有上茶館，但他底哥哥終於死了。我看見詩人底哭，這是第一次。

哥哥死了之後，詩人底狂氣突然增加了不少。在茶樓上的人，大家都說詩人篤於友于之誼，所以自從抱了鸚鵡之痛以來，精神便這樣地錯亂了。但我們熟悉詩人底家事的，都曉得詩人近來的生活問題着實有了影響了。在不幸而哥哥死了之後，他不知道嫂子手中還有些積蓄，所以他很想照從前一樣地靠着嫂子度日，好在他底生活費並不大，祇要日有三餐，夜有一宿，外加每日一斤酒一百文旱煙足矣。但是他嫂子却以爲寡居之後，與孤身的小叔同住有些不方便，況且又沒有親戚，所以想帶了女兒進全節堂了。當她將這個主意告訴詩人的時候，詩人便大大地反對起來。他所持的理由是：凡是進全節堂的，大都是孤苦伶仃到實在沒有辦法的孀婦。現在嫂子尙未到窮苦得了不得的時候，即

使說無以爲生，母女兩個也還可以做女工度日，況且還有自己在，多少可以盡些保護和教養之責。如果就此進了全節堂，一則使哥哥在地下也沒有面子；二則倒使人誤會做連嫂子都不能信任他。這樣的話雖則不是全無理由，但當他底嫂子調查了一下，知道進全節堂去的並非都是貧苦的整婦之後，她便決定帶了女兒進堂守節了。

因爲嫂子底意志再也不能挽回，並且她又答應從丈夫所遺留給她的五百元中分一百五十元給他做生活費，於是他也未便再反對了。嫂子和姪女去了之後，詩人因爲房屋嫌多了，便向房東退去了兩間，祇花半塊錢一個月的房租，住了一間小廂房，過着獨身生活。我們常常看見他在廂沿下一個小風爐上煮飯吃。

因爲實在寂寞極了，這時候他差不多整天都混在茶樓上。連做詩也到茶樓上來做了。他有一副特別的筆硯寄存在堂館的碗廚裏，每天清早，當他一到，堂館第一便給他端上臉盆，等他洗了臉後，茶壺和筆硯便同時都送上來了。於是他從衣袋裏掏摸了半天，取出一張寫着昨天尙未做完成的詩篇的皺紙，獨自吟哦起來。雖然他手裏的筆已經蘸了



幾百次墨瀋，他決不會就寫出一個字來的。因為據他說詩是要千鎚百鍊而得的，所以他雖然每天都做詩，而一個月却做不到十首。

他在做詩的時候，知道他底脾氣的人，決不敢去攪他的，不知趣的人，如果在這時候去招呼他，如果聲音輕一些，他便置之不理；要是聲音高一些，或是以爲他沒聽見而對他作第二次的招呼，他便會得猛地將桌子一拍，罵着：

『俗人，快走開，不要來敗我的詩興！』

倘若有一個賣卜的或是賣眼鏡的小生意人來，在他桌子邊呆立着不走，他會得忽然直跳起來，將手中的筆直點過去，在那生意人底額上畫一個大圓圈。於是滿樓的茶客便轟然大笑了。

這樣的生活，大約有兩年多，於是我們看出詩人有些經濟困難的病象了。詩也不做了，飯也不煮了，（我們現在還懷疑他那時候怎樣會得不餓的。）松苑也不去了，整天在家裏呆坐。這樣地過了四五天，於是，出於我們意外地，他在一日的下午又出去了。直到從次

日起我們看見他底姪女每天給他送飯菜來，而他底房租也由他底姪女在每月初一送來，我們才知道他曾經去找過他底嫂子。

在這事情發生之後沒多天，我生病了。起先向學校裏請了三天假，但因為病象不見好，終於又續假了三天。當我底僕人拿了那請假條子出門去的時候，却被他撞見了。他從僕人手裏取了我的條子，看了一遍，便走進我家來。

『怎麼，你生病了？』他問。

『是的，發寒熱了。』

『那麼學校裏上課怎麼樣呢？』

『我已經請假了。大概祇好有缺課的了。』

『哦，那不好，學生失業了。我給你去代課罷。』

我真猜想不到他會這樣熱心於教育，又這樣講友誼的。於是我當然祇有答應了他，寫了封信替他介紹給校長，作我底代課教員。三天之後，我病好了。正預備次日去上課，他

又進來了。看見了我已經起身，而且在看書了，他驚愕地說道：

『怎麼，你已經起身了？』

『是的，病好了。費神了三天，改日再謝罷。』

『什麼話。你那裏可以就去上課，你應該避避風。我橫豎閒着沒有事情，再替你代幾天罷。』

聽了他這樣說，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他，便漫應了。但後來，我簡直沒有辦法能使他不代我底課。要不是他在課堂中因為講錯了書，鬧了大笑話而給學生轟出來，我真不知他要我避幾天風。我到校之後，將他代課的薪水算了出來，着僕人送去給他，他收下了。并且回了一個紙條給我，說大意教育爲重，而自己恰是閒身，倘有別的教員須要代課，儘可委託他云云。看了這樣措辭的字條，我不覺得他感覺到悲哀了。

我知道他有詩人底高傲，雖則很窮，決不肯向人低首謀事的。所以，爲了想幫助他一下起見，我開始在朋友們中替他謀一個位置。但是，每當我一說起他，人家總笑起來，搖着

頭說『詩人倒還不要緊，無奈他是個瘋詩人！』

是的，他的確從此以後，一天一天地瘋狂起來。在很冷的天氣，他會得戴了草帽，穿着夾袍子，一手拿着旱煙桿，一手提着一個小手爐，這樣不倫不類地在大街上走。小孩子們追趕着他，用磚塊瓦礫投擲他，於是他便硬扮着鬼臉回轉身來驅逐這些孩子，但因此孩子却愈聚愈多了。爲了這緣故，他會有好幾次被抓進公安局裏去，被拘禁了一二小時之後，又被釋放出來。

我們底房東不能再容忍他了。過了冬季，天氣漸漸地溫和起來，有一天，便對他下逐客令了。那時我恰巧在旁邊。當然聽房東說要請他搬家的時候，他癡呆了一會兒，便又瘋癲顛地哈哈大笑。

『哼，你只當我沒有地方去住了嗎？玉皇大帝有房子空，關帝老爺也邀我去住，文昌帝君也來邀我，我難道真的希罕你這裏不成。哼，明天就搬！』

但是到次日，他並沒有搬。他照例地又瘋癲顛地出去，到午飯時回來吃他姪女送

來的午飯。吃過飯又出去了。我們底房東便去和他底寡嫂交涉，限她三天之內設法叫他搬走。他底寡嫂雖然代他說了許多情，但因為我們底房東有恐怕他放火或毀壞什物的憂慮，所以堅執着沒有退讓。

於是第三天，我們看見他底寡嫂帶了個關帝廟裏的小道士來替他搬家了。擦說她已經替他想法在關帝廟裏管籤經，在空下的道房裏寄住，飯食也貼給那裏的老道士。當小道士給他整理他底幾十本破書的時候，他竄上前去喝道：

『別動，這東西你不能動！』

於是他自己把那些書檢點了一下，抽出了一部王漁洋詩集和一部殘缺不全的小謨觴館詩文集，直送到我面前道：

『這個送給你罷，聊當紀念云爾。』

雖然我竭力遜謝，但他一定要我收愛。我一則是不得已，二則是看了他的光景覺得很淒涼，便說道：

「這樣罷，我橫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你做紀念，我算是問你買了這些書罷。」說着我收了他底書，掏出三塊錢來遞給他。他對我呆看了好半天。又是一陣狂笑！

「好的好的，『貧不賣書留子讀』，我沒有兒子，就算賣一遭書罷。」

於是他由嫂子，姪女，和小道士三人護送着走了。小孩子們成羣結隊地跟隨在他後面呼喊着。他一面驅逐着孩子，一面嚷着「關聖老爺請我去住了。」街上擠滿了人，都笑着。但我相信的確曾經看見他眼角上有着眼淚的。

此後我好久沒有看見他，但還常常聽見人家講起他瘋狂的笑話。他曾經闖進女學校裏去找他底妻子，又曾經騎在雉牒上高聲地讀文章，又曾經躲到靶子背後去看軍士實彈打靶，幾乎斷送了性命。

有一天，是星期日，我正在松苑喝茶，忽聽見樓上人聲嘈雜，正待探問，他已經走上來了。依舊穿着那件舊羽紗長衫，戴着草帽，但眼上却戴着一付有框沒鏡片的眼鏡，腰間掛一個破熱水壺，手中執着一根陽傘柄，大概是當作手杖用的。他在各茶座間巡行了一周。

之後，便看見了我。他走過來向我點點頭，說着：

「好久不見了。」

便在我桌上坐了下來。我給他斟了茶，便問：

「一向好？」

他對我癡笑了一下，輕聲地說道：

「鬼混混！現在想出門了。」

「哦，出門很好，到什麼地方去？」

「到鎮江去，我有一個學生，現在在那裏做公安局長，他叫我去替他兩位公郎教書。」

「那很好。不知幾時動身？」

「動身隨便幾時都可以的。今天也可以，昨天也可以。不過昨天因為沒有路費，所以

沒有走。今天……到現在還沒有設法到，所以我正在四處尋你，想問問你能不能借一借，

我到了那裏就可以奉趙的。」

我看他說語的時候神情恍惚，嘴唇顫動着，明曉得他又是一種瘋狂的謊話。但因為對於他有一種特殊的憐憫，便掏出一塊錢來遞給他道：

「可惜我今天不便，袋裏祇有一塊錢了，就借給你罷。其餘還是問別人去設法一下看。」

他又呈現着那種怪特的神情，呆了片刻：

「別人恐怕不容易設法。不過一塊錢也好，我可以先到上海，到了上海再想法子。」

「那也好。」我順口這樣說。

他接了我這塊錢去，在手中拈弄着，低下了頭，沉思什麼似地，好一會才抬起頭來，微笑着訥訥地說道：

「不過借錢實在是不好意思的。」

「那有什麼要緊，緩急相濟，誰不是這樣的？」我安慰他。

於是他去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



兩三天以後，人家紛紛傳說在陳鎮站外揚旗鐵軌上輾斃了一個無名男子。這消息傳來不到半天，便證實這男子便是瘋詩人。人家都說他大約又發起瘋勁來，去睡在鐵軌上了。但我想他決不會瘋到如此程度。

瘋詩人死了之後，社會上並不感到什麼損失，松苑裏也仍然照舊每天有高朋滿座。人家也都忘記了他。但我却不知怎的，每當一想到生活和思想底矛盾這問題來，總會得懷念起他來，深深地感受到他所曾祕密地受過的悲哀。

## 宏智法師底出家

內地底街上，夜間是並沒有如都會裏底街上輝煌着的電燈一般的東西來照人行路的。逢着月黑的深宵，如果有人因事夜歸，一路上會有人家養着守門的或隨便臥倒在當路的猛犬，跟着狂吠，敲更的人或巡街的人會得遠遠地在黑暗中叱問。所以我在家裏的時候，夜裏是不敢出門的。

但走過我們所住着的這條巷的宵行者都很感謝着，因為巷裏的龍門寺底山門口每晚總明晃晃地掛着一盞燈的。

這盞燈是寺裏的宏智法師在每晚親自點了火掛在門口普照行人的。從前，在我幼小的時候，掛的是一盞黃紙的燈籠。我每當晚飯前後，跟在女僕的身後，去關大門的時候，依照着我小時的習慣，總喜歡趁此時在門外小立一會，看看黃昏的幽巷底景色，這時，總

看見隨着夜風，飄也飄的這螢火似的燈籠。近年來，是換了裝置在四角的玻璃壳中間的美孚燈了。

人家說宏智法師是個有道行的和尚。他現在已有六十多歲，每天日夜地做着功課，天黑下來的時候便把點着了火的燈提出來掛在街路中間，無論大風大雨的日子，總是不停止的。人家說這是他發願要普照衆生的表示，所以奇怪的是他底這盞燈從不會熄滅在風雨裏。

燈掛上鉤的時候，他總嘴裏喃喃地說着什麼話。據有幾個聽到過的人說，他是在這樣地祝福着夜行的人：

『願把我底小小的光永遠地照著他底暗中的路吧。』

行路的人偶然聽到他在這樣地喃喃着，總也誠心地口宣着「阿彌陀佛」的佛號，算是感謝他底慈悲。

我不曉得他是在那一年到這龍門寺來修行的，從我所記得起的時候到如今，已有

三十年了。計算起來我最早的對於他的記憶，是在他三十歲左右的那時候。他那時並不像一個和尚，他是好像很好看的一個俗家，如果他也留着一條辮子的話。他那時所說的話，我全都不懂得。我記得父親曾經告訴過我，他是江西人，說的是江西話，所以如此。父親是因為常常到寺裏去和他下棋，講經典，所以認識他的。

但父親却並沒有詳細地知道了他底身世。

最近，某種機會使我邂逅到了一個年長的江西人，他到我家裏來拜訪我，當我送他出巷的時候，經過龍門寺，看見宏智法師正在山門口漫步，我說：『這也是貴江西的古德呢。』他對宏智法師凝看了一眼，恍然地點着頭說：『是這個人了，是這個人了。』

次日下午，急雨如注，他在我書齋裏爲我講了他所知道的宏智法師出家的故事。

據說宏智法師底出家是於他底妻子的事有關係的。他到龍門寺來落髮修行，確是在我所記憶起的那年上。

宏智法師從前並不是做和尚的，他並且是一個有名譽的讀書人。他俗性陸，至於他

俗家的名字，我底江西前輩朋友曾經告訴過我，但如今却忘記了。他是出身在有錢的世家。他讀通許多書，又能夠做詩，他是個出名的才子，並且還曾經是第一名的秀才。

十七歲進了學，十八歲他就娶了妻。那時候沒有自由戀愛的名色，他底妻當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給他結合攏來的。他底妻並不是國色，但未會缺少細白的肌膚和嬌麗的容顏。他底妻家的門第和財富也和他家相彷彿。在他底父母親戚朋友看來，他底結婚是「神仙眷屬」。

他既然有了才子之目，對於結婚的那一回事是有着不脫書生本色的幻像的。他想着才子佳人的良緣，結婚之後，「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他底在結婚之前的幻想是如此的。

但結婚之後，從第七個洞房的清晨起，他就不覺得有什麼快樂了。他所希望於他新婚的妻的種種，在七日的洞房中證實給了他全部的空虛。他要他底妻子識字，能夠與他唱和詩句，要他底妻能彈棋，如書畫中所見的古美女一樣。他還要他底妻如像所謂佳人

似地愛他。

如何才是爲一個佳人似地愛他？這是他自己也沒清楚。他只是自己以爲我是才子，才子底妻也當比衆人不同一些。而他底妻既不識字，不能吟詩，又不懂得棋，或其他樂器，來美化他底才子生活。他底妻也並非不愛着他，而他對於他的妻所給於他的那樣的愛，是感覺到不能接受。她是憑着父母底好意來嫁給一個有名譽的，有學問的，有好的家世的秀才的，她對於他是努力於盡她底爲妻的責任，她像一個普通上等社會中的婦人那樣的愛敬着他。她並不有一些憎厭他，而且也絕不覺得他是在對她有所失望。

他底所以對她失望，是爲了他十足的才子。他在他那時的環境裏，並沒有如現在的那所謂自由戀愛的學說灌注給他。然而他所讀的是西廂記、牡丹亭那一流的書，高唐賦、好色賦那一類的文；他每天所諷咏着的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那一類的調句，每晚夢想着的是怎樣去「踰東家而樓其處子」那一流的奇遇。於是，對於如他底妻子那樣的端莊的人，他每天地加深了不滿意了。

『這樣的女人不是我底妻啊，這樣的女人不是我底妻啊！』

爲了他底身分，他並不曾將他對於妻的厭倦用粗野或冷酷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對於他底妻是實行了相敬如賓的古話。

暗中，每逢走過了人家底花園底牆外，或在廟會的市集裏，兩眼炯炯地，他在想找尋新的意中人了。他選擇，探聽，每天的工夫大半是祕密地花費在這裏的，此外的時間是做詩。

以後，他居然找得了他底希望着的女人。他確是用着傳奇式的方法，得了一個伶俐的丫鬟底幫助，悄悄地和一位久已待字的小姐傳書遞簡了。這位小姐，爲了她早已過却了嫁期底花蕾，邂逅着了如他這樣有聲名的文士，在書札之中是怎樣地充滿着熱情，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他癡迷着新的戀人——一個識字又多情，頗有佳人風度的女人——但那時候沒有意見不合的離婚，休妻雖然可以，但他底妻並沒有犯了七出之條。

「如她那樣的女人才是我底妻啊，如她那樣的女人才是我底妻啊！」

他於是這樣地痛苦着了。

但如何將他底妻改換一個人呢？父母都亡故了，家計也衰落了，而妻還是那個可憎厭的妻。

醜聞漸漸地在里巷間沸揚着的時候，於是，洪水暴發了，教匪作亂了，那一年的春天的江西，大半省給天災人禍割據着，人都攜老挈幼地望外省跑，親戚，朋友，鄰里都分散了。他也責任的地帶了他底妻子走。

回到零落的故鄉來的時候，已是一年以後了。他也回來重尋舊時的廬舍，但他底憎厭着的妻已不見了。代替了她的位子的是他底那個多情的佳人，醜聞底產生者。

他對鄰里宣言着他底不幸的妻子是淹沒在水裏了，這是他一直悲傷着的，他底後妻是在流離之中遇到了，因顧念到自己生活底孤寂無依，所以憑着某人底媒介而在難



中草率成婚的。

他底隣里也都替他悲掉着賢淑端莊的前妻，而恭喜他底續弦。他們并且都還吃到他補請的婚筵。

對於他底前妻底命運底真相，是無人去查考了，雖然有人心裏也偶爾地想起過這個問題。

回來之後的他，換了稱意的妻子之後的他底生活，在幾個月之後，又漸漸地被他憎厭着了。他底後妻是嘴裏能講着鸚鵡似的很中聽的愛情的話的，但對於他，她好像是不願意留心着的。前妻是鎮日地沉默，沉默，但能夠把他底生活調排得很妥貼；後妻是鎮日地做着陪伴才子的佳人，但要他把她底生活調排得很妥貼才舒服。而且，在後妻底嘴裏，說出了使他中意着的愛情的話之後，常是接着一陣的咆哮，溫柔的寫戀愛的詩句的手也會得把桌子打橫在地上。總之，他底後妻是個戴着可愛的面具的脾氣很壞的女人。

想念起賢慧的不幸的前妻啊，只要她還活着！

他是逐漸地這樣的後悔起來了。

當他獨自在黃昏的時分尋思着的他底前妻之際，他底後妻總是冷笑着：

『想起了前頭那個嗎？早知要懊悔的，又何必做那件事呢！』

這是他雇用着的女僕常常聽得的。

某一夜，是風雨大作的秋夜。他和他的後妻和女僕都在堂屋裏。

雷聲震響之後，裊着棉紙的長窗呀的開了。一個蓬着頭披着濕淋淋的單衣的女人

探進半個頭到室內來了。

『啊！饒恕了罷！』他突然跳起來，手掩着臉，全身戰抖着，跪了下來。

這女人是他底前妻！

『那裏來的妖怪的女人，還不給我滾出去嗎！』他底後妻，在認清楚了她是什麼人之後，這樣地喝着。

「啊……」他底前妻發着尖銳的叫聲，似乎很感到了痛楚的。門又呀的關閉了，她底濺着水的腳聲切切擦擦地逐漸地遠去了。

在這一瞬間，他從地上搶了起來，也追着出去了。在大風大雨裏，懺悔的聲音喊着：「我底妻呀——」

跟着在他之後的是他底後妻。她也是散髮披頭地踉踉跄跄地向黑夜的雨中跑了出去，發着暴戾的瘋狂，喊着：

「負義的人呀，既是忘不了她，何必還要我留着呀，讓了你們罷，負義的人呀！」

但回來的祇有他一個。

以後，他每個白天，在路上尋找；每個黑夜，提了燈到處的尋找。他有些像失了心似的。疲乏了，將兩手掩着臉，頭伏着在兩膝中間，沈默着。

後來，或人告訴他曾在這裏看見過他底前妻，他就跋涉長途的到這裏來了，但不想他却削髮做了和尚。

於是我才明白白宏智法師每晚點他底路燈的緣故，可憐的和尙啊！他是在紀念着他底不幸的妻呢。因為我又發現了他在掛上燈去的時候的祝福的話：『願把我底小小的光永遠地照着他底暗中的路吧』這一句裏的「他」字顯然是被人家誤會了的，那是寫成文字的時候，應當作「她」字的。